
12
3764
287

D12
3764
287

書古微八　邵陽魏源默深著

金縢發微上周書第三篇
互見詩古微

問金縢之書古今聚訟馬鄭以鴟鴞貽於三監未征之前而以罪人斯得爲成王誅周公之屬黨許愼王肅以鴟鴞作於三監已誅之後而以罪人斯得爲流言起自二叔故辟位與辟法異訓東征與東都東魯殊文皆以爲流言疑謗君臣之大變獨西漢今文尚書家則不然謂成王以孺子繼統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成王不疑周公猶孝昭沖年卽位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漢書昭帝紀贊又謂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者以三公出爲方伯述職黜陟而天下皆正白虎通義與馬鄭

末下中也氏
1991.4
贈寄
91-320

古文說判然不倫如其說則君臣初無疑閒公何爲而貽詩天
何爲而風雷王何爲而始誚終泣各相乖刺者何曰是說之不
明蓋二千載矣語徵實則東漢不如西漢西漢不如周秦語知
道則眾人之見不可以測賢人之事不可以論聖人詩先
明秦漢尚書家之言而後申西漢三家詩之義書序曰武王有
疾周公作金縢武王崩三監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
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唐叔
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
既得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
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
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

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此夫子
言也作雒解曰武王克殷乃歲十二月崩鎬肆於岐周孔晁
乃後之歲也肆權塋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
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率
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俘獻殷民遷於九畢孔晁
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此尚書逸篇也書大傳曰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
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封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
致政又大傳以大誥列金縢之前此尚書今文家言也史記周
本紀武王崩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乃攝行政
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
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

以封康叔於衞晉唐叔得嘉穀獻之成王以歸周公於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魯旅同聲字作嘉禾初管叔畔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魯世家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恐天下畔乃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太公召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烝終成王少我所以爲此將以成周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二叔殺武庚封康叔微子宋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復宗周天降福祉唐叔得禾異母同穎（艸畝同）

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饋周公於東土作饋禾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又宋微子世家管蔡世家皆云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此史遷問故孔安國蓋尚書古文家言也源於是爲之說曰書序言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者一言成王黜殷伐管蔡伐淮夷踐奄歸自奄者六是成王年不甚少故能讀鴟鴞之詩悟金縢之策勝爵弁之服有歸禾之弟豈有襁褓負扆之朝故周本紀魯宋蔡世家皆咎管蔡流言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誅武庚二叔周公在朝未嘗踐阼被疑出征未嘗專命明矣唐叔獻禾王命以歸周公於東而已不敢尸其功卽尊二公亦

不如尊周公其萬無疑忌明矣武王崩三監淮夷卽叛周公卽相成王黜殷與逸周書元年葬武王二年作師旅合與書大傳一年救亂二年克殷合與金縢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合與書大傳大誥列金縢之前合與周本紀魯衞管蔡宋燕世家皆合是攝政七年并居喪居東數之其非居喪二年居東三年而後迎歸歸而後叛叛而後東征東征歸而後居攝七年首尾十二年之久明矣史記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以貽王與金縢於後公乃作詩之文合其作於東征事定以後非作於東征以前且并不爲武庚流言之事又明矣善乎魯世家述周公之謂二公曰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太王王季文王斯言也其知聖人之心乎昔舜辟堯之于矣禹辟舜之子矣益辟禹之子矣而伊周不敢辟者太甲成王之賢且長不如啟而天下懷明德又未若禹之世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孟子言伊尹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復反之民大悅使成王果疑周公蹈太甲之故轍周公必用居桐故事使其自怨自艾處仁遷義而後已豈有貴戚之卿反不如異姓之卿乎昔者武王欲兄弟相後固薦公於天而公不受矣度邑解王告叔旦曰自發之末生至於今六十年未定天保汝維朕達弟乃今我兄弟相後筮龜其何所卽今用建庶叔旦恐涕泣共手云云禱身請代仁智材藝自任而不疑公之能自必於天審矣公羊子曰古者周公東征而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白虎通義巡守篇曰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遊職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後漢書班固傳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

舉則三方怨曰 聖人所在朝覲謳歌訟獄皆歸往焉聖人得百
笑爲而後已
里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文王由方百里起化行六州
虞芮質成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矧周公以大聖叔父之尊且親
主少國疑一旦先去以爲民望公出而二叔入二公不以疏閒
親武庚反得以外應內人心其尚歸沖人乎天下不歸沖人則
必歸周公西周治日倣東魯化日行天下方習於殷人弟及之
舊而震於周人傳子之新朝覲謳歌訟獄者皆不之武王之子
而之公公雖欲使天下復宗成王而不可得雖欲終守南河陽
城之辟而不能天下雖得聖人以爲君而聖人反不能以天下
讓其若以身告三王之初心何故僩然以身任天下而不敢辟
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弗辟而流言不行三叔遂畔矣

畔而成王命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天下復大定矣不曰東征
而曰居東不曰管蔡武庚皆誅而曰罪人斯得者史臣緣周公
心所不忍而渾其詞耳東山詩但曰我心西悲何嘗明言其事
哉然東土已集周公歸報成王何以復貽鴟鴞之詩史則曰成
王亦未敢訓周公尚書凡今文作順者古文皆作訓順之爲言
從也訓則順之叚借詒則訓之形譌段氏尚書撰異曰玉篇古
從立心與詒訓皆形近成王亦未敢信周公鴟鴞
之詩也此說作訓於誼亦通武進莊氏述祖同之
信從鴟鴞之詩者三監已平東土已集嘉禾之天麻已至區區
淮奄自可不勞師而定何至有下民侮予之亟何至有拮据瘁
瘏之苦翛翹漂搖嘵音之慼以大聖處小醜以事後追既往若
憂危不可旦夕者然此成王所未敢信從詩意者一也曰予未

有室家又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皆志在遷都作雒夫舍文武豐鎬之安而爲勞民動衆之舉非有般庚圮河之迫而同太王去邠遷岐之事此成王未敢信從詩意者二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戸則志在制禮作樂以爲億萬年苞桑之固夫三后創基於前予小子止當守成於後不沿襲而創造後人能勝前人乎得毋謙讓未遑乎伊尹曰予弗狎於弗順成王之未能順周公猶太甲之未能順伊尹童心未去畏難苟安以聖王之事爲非己所及誠恐一旦盡從公言則心日勞身日瘁焦然無復爲君之樂此未敢信從詩意者三也未信從殷頑未革之說將日侈未信從作雒遷都之說將日佚其尚可進於耿光大烈乎聖人之於天道賢人有所不知即二公殆亦未之深喻吾於君奭不說見之矣吾於度邑解武王憂天保未定不遑假寐獨以告周公見之矣史記周公告二公曰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我所以攝政者將以成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詩箋曰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云云案此詩鄭箋謬誤至多節取此數語者鄭曾注尚書大傳又習韓詩此今文家舊義偶用其意耳　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三年未能作將大作恐天下不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德業乃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鴟鴞之詩正優游三年不能作之心事也觀王德未成殷頑未革祈天永命之基未固文王之德猶未洽於天下使後世論者曰禮樂則謙讓未遑甚至王霸雜用逆取順守慙德於禹湯遜隆乎虞夏卑之毋甚高論繼志述事之謂何其可以告我三王乎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富貴不與驕奢

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喪亡期而喪亡至使嗣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惟耽樂之從浸蹈太甲之覆轍其又可以告我三王乎得不謂墜天之降寶命乎眾人以不得天下爲墜天之降寶命聖人以雖得天下而不獲堯舜其君民爲墜天之降寶命鴟鴞與七月同列於豳風與無逸同誨於成王無非動其敬天命畏民嚴而易其逸豫宴安之志何暇追計於小腆之靖流言之寢徒以鴟鴞斥武庚乎韓詩章句曰鴟鴞鸛鴠鳥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徒知堅固其巢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子破是其病也文選注毛傳鴟鴞鸛鴠鳥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口病手瘏故能免於大鳥之難趙岐曰鴟鴞小鳥也刺邠君曾不如此鳥此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以纏綣牖戶文選張悛表曰鴟鴞卹功愛子及室易林曰鴟鴞鸛鴠治成遇災綏德安家周公勤勞是四家詩皆以爲鴟鴞自言爲周公自比不以爲惡鳥斥武庚說詳詩古微天下小安宴然無虞處堂巢幕謂已有室家皆所謂託居於葦苕而不知綢繆於桑土致巢雖新愛子雖恩風雨漂搖禍來自門以此思危危可知矣無皇曰今日崇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其亡其亡繫於苞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其知作易之憂患乎成王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危未嘗知懼執詩不悟而執書始泣天變懼其外金縢告其內始知二聖人之畏天命憂天下若是其岌岌也始知太王以來多難興邦至今日其未艾也予小子偃然不知猶有童心厝火

積薪之下而曰天下已安已治矣何怪公之嘵嘵其音乎自新
以迎天意鄭孔新迎如字馬鄭說以親迎反風爲成王迎周公而歸夫風雷一時之事西京反東土千里而遙安能立刻迎還與成王郊相見乎故迎還而後攝政攝政而後出征之說斷不足信郊天以謝上帝孔傳郊告天也用今文說即所謂禮亦宜之者也遷改速乎風雷鄭注引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天子行善以躬踐奄平淮遷蒲姑之勞營洛遣伻獻圖告卜明周公之誨以躬踐奄平淮遷蒲姑之勞營洛遣伻獻圖告卜明穆穆精白一心以仰繼三后在天之志詩頌之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洛誥曰我二人其貞公其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蓋至是而成王與周公咸有一德矣人知征四國爲公之功不知使成王能化四國始爲公之德故曰周公誅四國之後大化乃成至於刑措漢書王莽傳夫孰知其憂勞拮据綢繆壹至此乎夫孰知其使成王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乃至此乎知鴟鴞與七月同在豳風之志則知無逸之志并知訪洛敬之小毖之志并知文王望道未見武王未遑假寐周公坐以待旦之志并知多士多方梓材召誥洛誥之志故孔子讀是詩而歎之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苟第皇皇於一身之流言而國家之治與未治王德之成與未成曾不干於其慮曾若是爲知道者乎毛詩序曰鴟鴞救亂也若全詩皆爲周公自救何與於救國家之亂乎季札聞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不知稼穡之艱難而或淫於觀於佚於游於田斯樂而淫矣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又何淫之與有讀詩者如讀書讀七月鴟鴞者何必更讀無逸乎孟子論是詩亦曰今國家閒暇及

是時明其政刑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豈非以意逆志知詩深
徹成王毋恃陰雨之未至以流於般樂乎辟嫌之事賢者不爲
二公在朝流言奚入諸儒未達賢人之心而欲論聖人之志或
謂周公辟流言或謂刺朝廷不知周公烏乎千載以下尚不知
是詩而謂當日沖人其遽知之乎

或曰說文訓鴟爲治治者治武庚非治管蔡也猶漢書治
梁獄治淮南獄之治周公初意但知有武庚及居東二年
窮治流言所自乃知釁啟管蔡故云罪人斯得源案武庚
叛亂之當治何待質諸三王而始決流言但可以惑眾人
豈能惑三王在天之靈豈三王尚不知公心而待其自白
乎武庚殷後也孺子之利與不利何與武庚事二叔與武

庚同城而謂流言之起但知有武庚不知有二叔東征二
年而後知之豈二年間同城之二叔尚未叛獨武庚一人
叛乎大誥篇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
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是武庚之叛以興復殷祚爲
辭二叔之叛以翼戴沖主爲辭同城舉事名號歧舛成王
縱不悉二叔之奸乃并不悉武庚之悖乎舍先王顧命託
孤之聖輔而惑小腆桃蟲之狂孽不但不如漢昭乃并不
如劉禪乎周公不如伊尹乃并不如霍光諸葛乎故委曲
以徇馬鄭之誣何如正大以求聖人之志

金縢發徵中周書第三篇

問成王卽位之年鄭氏謂年十歲三年免喪年十三周公將攝

政避流言居東三年感天變迎歸年十五是爲周公居攝之元年東征三年歸又攝政四年乃致政成王年二十一是攝政七年在居喪居東五年之外也許愼引古文尚書說成王卽位年十三明年葬武王於畢成王年十四周公冠之而出征東征三年歸營洛制禮樂而致政成王年十九是攝政七年并居喪居東五年數之也若斯舛異者何曰鄭氏之謬不可勝數君薨攝於總宰百官總已以聽此上古之制乃不攝於居喪居東王幼之時而攝於東征既歸五年已長之後別爲居攝之元年而又非成王卽位之年大繆一成王開金縢時已勝弁冕之服悟鴟鴞之詩明在已冠之後大戴禮公冠篇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詞故宋王儉諒闇議據之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春秋之誼嗣君踰年卽位則預朝會聘享不在讒貶自是而譚昏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行烝嘗朝聘之典卒哭而備舉南齊書禮志蓋天子之禮與士大夫異三年之喪祭天地越紼而行事若不冠何以祭天故知元年夏葬武王於畢周公卽冠成王於文武廟而後出征年十四矣金縢在三監已平之後成王年十五除喪弁服周公亦繡裳赤舄矣論衡率性篇曰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烏乎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謂國君十五生子之年亦今文尚書說今乃謂成王冠時周公不在京師與大戴禮公冠篇相違大繆一逸周書序篇曰武王有疾命周公輔小子誦告以政要作武儆五權武王既歿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命作成開周公既

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作雒是成王元年明年三監未誅之前乃移於三監已誅攝政復辟之後大繆三若夫襁褓負扆之言由誤讀保傅篇以成王爲太子時事譌爲天子時事保傅篇言古者太子始生卽舉以禮教之於赤子之時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而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又置三少以道習之故太子生而日見正事聞正言此謂武王時教太子誦之法也又曰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小學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而後繼以三代天子之禮引明堂之位曰道者導天子以道常立於前是周公也充者充天子之志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弼者弼天子之過常立於右是召公也承者承天子之遺忘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此則成王卽位以後周公夾輔之證也故曰殷周所以輔翼天子者如此後人誤以保傅太子之年爲天子之年以周公在前之位爲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之圖漢書霍光傳大繆四而荀卿至謂周公屏成王代天子以遂其放言高論處士橫議之習漢儒傳授類出於卿馬融因刪保傅所引古明堂位別爲明堂踐阼諸侯之記誣聖畔經公相祖述人知李斯以卿學亡秦不知散莽以卿言代漢益大儒之效如此也眾言殽亂則折諸經書序百篇夫子所手著試平心讀之其將何從焉問周頌作於周公攝政制禮樂之時故多與召誥洛誥相表裏猶豳風之於金縢也至周書淮南子并有其年非始於鄭氏也顧質其疑曰鄭氏攝

政之年非同於逸書大傳之年而荀卿之說又大誖乎夫子之說考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匡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其年數卽成王卽位之年數且但言攝政未嘗言踐阼受朝稱天子也逸周書明堂解曰既克殷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尹天下（尹俗本作君誤）弭亂六年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面立（天子成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周公率之）明堂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貢七年致政於成王此雖稍遜書大傳之詞慈而亦攝政於成王初年卽嗣君諒闇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事而特久其任非如鄭說不攝於初喪沖幼之時而攝於年長還朝之後也至荀卿以攝政爲踐阼稱王顯與書序及周頌周誥南轅北轍信荀卿則必不信聖人而後可書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左右作君奭曰周公旣得命禾旅天于之命作嘉禾曰成周旣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非荀卿所謂履天子之籍聽天子之斷君臣易位矣書序曰成王旣黜殷命曰成王伐管叔蔡叔曰成王使唐叔歸禾於東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曰成王歸自奄在宗周告庶邦作多方曰成王旣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非荀卿所謂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枝代主矣孔子曰書之重詞之復烏

皇清經解續編

乎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春秋繁露聖人固預知後世必有假託以行其僭快其私者故其敘書百篇於成王周公之際別嫌明微大書特書不一書昭昭若揭日月故孟子不復辭闢焉不圖猶有藐思孟爲亂道僭子弓於仲尼憫然誣周公君臣易位以枝代主爲大儒之效者不知大儒之效則臣之極也子道之盡也繼志述事成文武之德達孝是也非君臣易位以枝代主也周頌周公所作清廟祀文王時成王未至洛則稱顯相不稱天子雍詩禘太祖時成王主祭則天子穆穆而相維辟公顯相辟公皆周公詳後周誥紀於史臣而酒誥稱成王若曰多方稱周公曰王若曰召公取幣旅王若公又召公稱但者一成王稱公者十有三金縢諸史及百執事則曰公命我勿敢言公羊傳曰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正攝政四年封康叔伯之事於此而猶以王若曰爲周公稱王則誣矣愚矣灼然不惑者伏生一人而已親見百篇之書傳百篇之序引保傳之文言攝政而不言稱王故明乎書序保傳而後可以讀洛誥明乎洛誥而後可以讀周頌明乎詩書而後知惟孔子能言周公保傳篇蓋出於古之禮經故漢時與孝經論語並教太子見漢昭帝紀而後人又以賈子新書語攙入之耳問據書序成王命唐叔歸禾於周公以證東征時王無疑公之事並證成王唐叔非褫祿之年然書序歸禾雖在康誥之前而左傳祝鮀言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實在命以康誥封於殷墟之後國語歲在大火唐叔以封武王克商歲在鶉火十六年歲在大火而武王崩至成王九年歲始復在大火則周公東征時唐叔未封安知非康叔之誤與書

序之錯簡烏見成王卽位之年非沖幼耶曰書序次第自史記以及兩漢今古文家並同此序唐叔則史記大傳同文並無參錯左傳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史記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爲珪以與叔虞史佚請擇日（呂覽說苑並作周公）皆不言何年然天子親弟卽位可封不必就國安知非元年滅唐卽受桐圭之命而九年歲在大火始之國乎若康叔則武王時已封於康（書疏引馬融詩疏引王肅並云康國名在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衞侯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成王平三監特改封於衞豈至是始封哉卽使唐叔此時未封史從後追書亦當曰唐叔史記武王克殷卽位社南衞康叔封布茲豈彼時已封康叔於衞乎且三監平時成王年已十五唐叔年十四得民閒嘉禾（書大傳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爲一穗民得而獻諸唐叔）獻諸成王王命其自鎬京往省周公於東土自是家人父子之事豈必就國始可餽禾若九年大火之歲則周公早已致政復何東土之可餽復何兵所之可往乎（史記王命以嘉禾餽周公於兵所）則知書序不可移唐叔不可改而成王周公之一德一心天日其麗矣

問周書皆稱王若曰惟酒誥稱成王若曰顧命稱翼日乙丑成王崩今古文本並同（僞孔本始皆刪去成字）歐陽夏侯說謂成王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成王歿因以爲謚馬融斥爲俗儒之說而以成王爲後人所加者何曰書序於成王之書九篇皆大書成王主其事以襯周公稱王之疑而經文則於酒誥成王若曰以發其凡於多方則以周公曰王若曰發其凡以釋假王莅阼之疑此聖人特筆至今文家說以成王者生存之尊號而歿因以爲廟號

斯謂也自古惟受命之君有之倘受命之君曰不暇給則繼體之君能致太平亦可巡守泰山而受尊號書序作成王征篇首成王若曰夏侯歐陽說皆以爲生存之稱此七十子微言大誼惟西漢諸儒知之大雅周頌皆作於周公而下武詩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周頌成王不敢康國語叔向及賈誼新書皆以爲道成王之德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云云明指王誦別詳酒誥篇首惟是古受命之王必大會諸侯於東嶽告天卽位勒石紀號以爲有天下之稱所謂封禪七十二君皆開國一定之典禮其號乃天下諸侯所公上民所歸往之謂王至周成王則實無封太山之事何以亦稱徽號益武王未受命未遑制禮樂會諸侯故度邑解告周公憂天保之未定周公相成王既化殷頑營雒邑制禮樂以成文武之德卽在成周爲上此成其王業之號乎乃管子曰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大戴禮保傅篇曰周成王時太公爲師周公爲傅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有天下史記封禪書曰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白虎通義武王不巡守惟成王巡守詩曰式序在位明堂之謂也殆因成王已受尊號遂以古者巡守告天受命之事傅之乎梁許懋駁管子曰夷吾言惟受命之君得封禪而所述十二君有神農炎帝成王非受命君何得封禪神農與炎帝是一主何分二人不知炎帝謂神農後世之君有撥亂中興如少康光武者與受命何異史言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指蚩尤僭號而言豈是戰神農乎成王成文武之德豈以武王未及封禪而成王不可繼志述事乎或又以左傳引載戢干戈二語爲武王克商後所作遂據書序往伐歸獸史記作罷兵西歸行

狩爲武王巡狩之事殊不知罷兵西歸行狩可當升中大會之盛典乎或又謂般詩爲大武之四成而曰陟其高山隨山喬嶽允猶翕河是頌武王巡狩祭告山川之事不知鄭箋訓允猶爲信考山川之圖而次第祭之故度邑解云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明皆望祀而未親至不然武王果有巡守之事何管子論封禪反不數武王而數成王乎況國語引載戢干戈二語爲周文王之頌而周公制作禮樂皆在營雒以後酌桓般資皆大武之樂章而篇中桓桓武王保有厥士可謂作於武王之世乎古人文詞闊略凡述開國之事往往兩朝不分尚書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文王豈有殪殷之事孟子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武王豈有伐奄之事然則凡周秦人述武王之事而兼稱文武述成王之詩而兼及武王舉可推也周頌必皆周公作於成王之世無武王時詩舉可推也

金縢發微下 周書第三篇

問金縢篇于據西漢今古文說以正東漢馬鄭諸儒之失是矣惟秋大熟未穫以下則西漢今古文說并以爲成王改葬周公之事書大傳曰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史記魯世家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以戒成王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

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以明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
穫暴風雷雨禾偃木拔成王開金縢書乃命魯得郊祭文王用
天子禮樂以褒周公之德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
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啓金縢之策改周公之
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主復風雨禾稼盡起此外梅福傳
杜鄴傳谷永疏見儒林傳周舉傳張奐傳白虎通喪服篇論衡感類
篇並謂成王以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及葬以王禮卽有反風
之應此並今文家說以金縢天變在周公身後與東漢馬鄭古
文說以金縢天變在周公居東時者鑿枘不入子於前半篇從
西漢今文說後半篇用東漢古文說自亂其例者何史記魯世
家末又兼采雜說謂成王少時病周公揃爪沈河以禱於神成
王病瘳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反周
公易林亦有植璧秉珪請命於河周公克敏沖人瘳愈之語蒙
恬傳及琴操亦大同小異此則更出今古文說之外若斯乖異
者何曰伏生所得二十九篇內太誓金縢皆殘缺不全而書序
言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
則大傳史記所述周公卒後秋大孰未穫以下或是亳姑篇之
佚文合於金縢篇內未可知也惟是亳姑篇既不存而突以周
公卒葬之文承於王亦未敢訓公之下則上篇無尾下篇無首
橫決不屬且成王啟金縢與周公納策金縢事比詞屬亦無以
決其必爲亳姑篇之文竊疑未敢訓公之下必有缺文合之兩
美離之兩傷故後半篇不如從馬鄭說以定經義而息鬬諍非

如前半篇鄭注之支離害道斷不可用西漢今文千得豈無一失東漢古文千失豈無一得並行不悖也至蒙恬傳禱成王疾奔楚奔魯之說則譙周所謂秦既焚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乃以武王禱病事傳之成王此則經義外傳聞之失更不足辯墨子耕柱篇言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於商奄亦沿襲傳聞以居東爲避位而列子楊朱篇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此則正本經誼足正墨子之疏況自新郊天之解仍主今文原非全用馬鄭出郊親迎之說乎問予仁若考史記以考爲巧如馬鄭說周公自言仁智才藝過武王且善事鬼神以冀代武王之死得事三王於天上則是三王在天之靈果眞欲武王之死侍奉左右乎周公又以能事鬼神自薦於三王冀其代役轉同兒戲且既謂武王仁智才藝皆不已若又安能奉天命奠人心不且祈代死而適速武王之死請代而適以自任乎曰所云若爾三王以旦代某之身疑當謂代武王之位乃推原三王之意所以不壽武王者殆以旦之仁智才藝爲元孫所不及欲兄終弟及以旦代之必能制禮作樂以享天祖三王之意如此殊不知元孫者乃天命之所敷佑也子孫之所依保也四方之所懷畏也若旦則非天命所屬非四方所畏當此革命之初天命人心去留未定一旦而失新主則天之降寶命幾於危墜矣我先王將罔所依歸矣爾命俟天命修短也不得請則屏璧與珪誓不敢爲當璧代立之事故曰以身爲質乃王瘳而公亦免死

則是至誠感神也度邑解涕泣共手以辭武王傳位之命金縢植璧屏珪以邀三王在天之靈聖人之於天祖無不左右陟而呼吸通所謂某禱已久非一旦倖邀之事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七終

仁和邵順錫
靈石梁恩霈 校

書古微九

邵陽魏源默深著

周誥發微上　周書第四篇第五篇大誥多方

問多士多方書序次洛誥之後僞孔因以爲再叛再征在周公歸政之後西漢今古文家均無是說馬鄭亦無是說但即從西漢今古文一叛一征在武王崩時然多方不蠢動於克殷時而蠢動於天下久安之後者何在管叔挾武庚忽稱欲忠殷室忽稱翼戴孺子進退無據固不足道乃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曷不違卜皆以殷後武王所立不可黜二叔之罪不可聲討同詞阻諫者何周公以王命大誥不剖示以殷罪之不可不討

三監反覆之不可任乃僅諄諄於吉卜之不可違基業之不可棄者何曰武進莊侍郎存與尚書既見有曰吾於大誥知聖人之迓天休奉天命若斯其不易也苟有幾微毫髮之未盡善卽有遺憾於目前日後也書大傳曰武王克殷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其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儲胥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吾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說苑同蓋文王化行六州惟靑兗冀爲王化所未及酗酒寇攘且奄薄姑淮徐戎夷皆紂餘黨惡好亂終必不靖太公召公固早見及之故欲乘

克殷震疊之威一舉而夏夷滌蕩之永不貽患於異日使從其言固可一勞永逸而有威無德其能躋隆盛於三王祈天永命於奕世則未敢必也武王周公有兵不耀有刑不黷有太公召公之謀不用因殷都以立殷後紹殷祀興滅繼絕發政施仁罷兵西歸天下之民翕然歸心焉在武王周公豈不以爲上承天意下順民心毫髮無遺憾哉至於武庚之不克紹殷天意不欲使紂有後於妹邦則未計及也三叔之才之德不足靖殷頑化殷俗則未計及也其時微子遯荒尙未至軍門康叔齒少於管蔡未可越次未封有治法無治人千慮一失卒作不靖此武王周公之過如日月之食可與天下共見之者也武王方崩三監果叛成王周公征之而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皆以爲不可何哉

立殷後者武王盛德之事考翼之而子黜之狐埋狐搰近於德爲不卒也以王宮邦君室之惡不掩覆之而推刃於同氣恐大傷厥考心也武王伐紂諸侯不謀同詞者八百國同心同德者三千今庶邦卿士無一人與周公同心若之何其可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此黜殷之事不合於武王不合於舊臣者也既而知三監之蠢動者非武王措置之不善而用人之未得其宜蓋未嘗圖艱於易圖大於細以輕心掉之也使當日舍武庚而立微子於故都以奉殷祀康叔召公畢公之徒一二人相之則數載中早已風移俗易同於六州安於磐石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惟干戈省厥躬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以人治人改而止翻然知前此經畫殷墟之未盡善曉然知卜筮天意之不可違決然知殷頑污俗之必可化確然知以微子康叔易武庚管蔡之不合於甯王而實合於甯王所謂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者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小過大過聖人所不免也洪範七稽疑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況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甯武圖功是卿士皆相從又庶民未嘗與卜筮相違哉成王周公處艱大不懼有四國流言不畏有召公之不說不顧不徒以保全殷後姑息懿親養奸目前爲苟且之計必使前甯人圖功攸終出於毫髮無憾而後已必使文王六州之化行於青兗冀而後已若考苗畝必終穫自王師渡河而東又不亟亟一朝掃蕩而需之

至三年之久誅其貪虐禮其賢士除其苛政齊其禮俗孰謂殺人慼人戕敗人之醜類孰可教告之而聽孰戰要囚之而聽孰至於再至於三而卒不聽然後明致天罰惟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失天下之心蓋計三年之久市不易肆農不失耕還師衽席之上而殷民之負固不服有罪不誅者亦寡矣周公日日以艱大之心處之以恐懼修省之心持之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予惟小子若涉淵水拮据捋荼羽譙尾脩室翹音嘵周公知之成王未必知也成王未知艱大之可懼則未知天命人心之不假易是以貽詩成王請王東征躬親艱大書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成

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蒲姑周公告召公作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舉凡行陣銜枚零雨獨宿之苦破斧缺斨反側寇攘之狀使王皆一一親歷之與士卒同甘苦與臣下同患難猶敢謂鴟鴞漂搖爲已甚之詞乎由是力懲前此輕任武庚三叔之失封微子於宋以從民望封康叔於殷伯禽於奄召公於燕皆文王教化未行之地又分衛以殷民七族分唐以殷民六族遷殷餘民於雒邑俾各宅爾宅田爾田有幹有年於茲土殷之讐民百君子翻然景從四方民大和會太保乃以攻位於雒汭祀后稷文

王配天以祖德宗功明示天下膚敏祼將駿奔走在廟周公所以成文武之德登殷民於禮樂之化躋成王於三后之隆者在此猶得曰觀兵非耀德乎彼庶邦君越庶士御事所謂考翼不可征者孰驗孰不驗乎故公羊傳曰昔者周公東征而西國怨南征而北國怨公孫宏曰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吡化也言周公所過者化也籩豆有踐裒衣繡裳蓋至是而殷民咸化於禮樂矣書傳曰周書曰太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蓋聖人處患難不難於勝敵而難於使殷民革面洗心風移俗易聖人處富貴不難於豐亨豫大而難於使沖人知遺大投艱而亦易其逸豫晏安之萌卽武王周公當日克殷之初狃於戡定之易亦未知天命人心若斯之艱大若涉淵水也夜以繼日仰思而得之假年學易可無大過非甚盛德孰能克己修省以至於此故知周書五誥艱大涉淵之志則知無逸金縢之志並知豳風七月鴟鴞之志知周公頌敬之訪毖之志並知周公繫易既濟未濟之志故聖人之信卜筮信天命也畏天命也彼僞孔以書序多方伐淮踐奄在洛誥之後遂謂再叛再征在周公歸政之後則聖人東征三年王化安在制禮樂之功安在郢書燕說野人之言何算焉

周誥發微中　周書第六篇第七篇第八篇康誥酒誥梓材

問書序成王旣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史記衛世家亦同惟康誥篇首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

公咸勤乃洪大誥治文似洛誥篇首而冠於康誥者何書首以王若曰發端而朕其弟小子封非成王之語宋儒遂以康誥爲武王書者何康誥酒誥三篇皆誥康叔之書乃梓材不附於康誥而別自爲篇別自命名且左傳祝鮀對蔡宏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屏藩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分魯公以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職事於魯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宗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皆啟以商政疆以戎索此康叔封於成王不封於武王之明證乃夫子刪書錄康誥三篇而不錄伯禽之誥其序書又分殷民專屬之衞而不及魯者何梓材上半篇爲君戒臣之詞篇末又爲臣誥君之語首尾不屬者何曰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同序且伏生大傳以梓材爲命伯禽之書見金履祥通鑑前編及尚書表注與祝鮀唐叔伯禽康叔同封之言合則康誥篇首乃三篇之總序故言宏大誥治非專誥康叔一人也鄭注書大傳以此爲周公居攝四年建侯衞之事又以王若曰孟侯爲總告諸侯之詞孟與勉同聲猶言勉哉諸侯也別詳本篇不但伯禽康叔在其中卽侯甸男邦采衞亦在其中此時洛邑未成先營明堂爲文王之廟有宗宮無考宮故康誥酒誥止述文考而不及武王也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古者封爵必於祖廟示不敢專封既有明堂之淸廟然後可於廟中冊封侯衞成王此時在洛故酒誥篇首有成王若曰之文梓材篇有陳誥成王之語故知封諸侯大事周公不敢專行必與成王共之

也書大傳以康誥四方大和會爲周公將營洛邑在五年攻位經營之前僞孔傳妄以康誥召誥皆七年致政後之事豈王城下都兩大役並成於一歲中耶豈殷頑建侯衛制禮樂諸大政亦皆遲至七年致政以後而攝政時竟無所事事耶且營建皆在七年則未攻位以前庶邦冢君覲於何所錫幣於何地耶此其繆妄殆不足辨而宋之淺儒多信之皆移康誥之序於洛誥之首並以康誥爲武王命康叔之書豈武王已知三監殷民叛亂之事耶豈左氏祝鮀魯衛並封於成王之語亦不足證耶總之周公相成王大政在此數篇而康誥梓材分建魯衛以安殷民七族之心召誥營建王都以定四方之志洛誥營下都制禮樂所以終化殷之政而成文武之功似數事而實一事似數

篇而實一篇其大旨皆在康誥篇首一序此伏生大傳勝於劉歆律歷志及僞孔傳者一至伏生大傳以梓材爲誥伯禽之書此今文說之必當從者論衡效力篇引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即馬鄭本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之語今古文字句若斯乖異彊戕同音有宥同音爲化同音開啟同義賢有今無衍文也漢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皆用今文梓材開賢之語而和裕則概括全義則知今文梓材王曰下必無封字或別呼伯禽之名矣其今文之序亦當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伯禽作康誥酒誥梓材與古文序本不同矣祝鮀述此書不名魯誥而名伯禽後世又名爲梓材者伯禽代父之國父前子名故不敢曰魯誥伯禽以字行沒又無謚魯人止稱曰魯公既不敢斥先君伯禽

之名故別取書中梓材二字名篇也若使爲誥康叔之書何不
一曰康誥上一曰康誥下乎大誥之篇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
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
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與此梓材篇詞
意同爲父子之詞蓋魯分商奄之民封商奄之地周公誅紂伐
奄三年討其君伯禽初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此非席豐
履盛之國而久亂新造之區也周公三年東征拮据捋荼勤敷
菑勤垣墉勤樸斲於其前伯禽三年報政糗芻楨幹脩疆畎塗
墍茨塗丹雘於其後豈一手一足之爲烈哉故曰以厥庶民既
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告其達商奄之情於卿士達卿士之
情於天子此皆邦君之責也如此則卿大夫皆不敢虐殺人皆
由其君先敬勞百姓而後臣亦從而敬勞之凡民有姦宄殺人
者閱歷其罪可宥則宥之此亦邦君之事也疆人有王開賢以
率化民此用今文本言士民中有彊毅之人能佐右於王者有右古通則
開揚其賢使倡率化民之事使曉告於百姓毋相戕虐凡矜寡
屬婦皆包容周恤之王之所責效於汝邦君及三事大夫者厥
命何以哉惟欲其長養長安民而已自古王者無不如是何嘗
有以刑辟從事者乎此治國數大端乃稽田作室之基本既悉
以詔伯禽故今王惟曰以下遂以告諸侯者轉告於成王此乃
通康誥酒誥三篇而總結之與康誥敘首相爲終始是時成王
立於上康叔伯禽拜於下周公立於旁五服諸侯環而觀聽者
千百計所謂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故舉先王

時之庶邦丕享兄弟方來以勸之見庶邦之來不自今日始也
四方民大和會而商民猶有梗化者故以和懌先後迷民期之
欲迷民之皆化爲和會也康誥敘首曰乃宏大誥治而鄭注王
若曰亦謂總告諸侯之詞古義何嘗專爲康叔一人哉況梓材
之誥與康誥旨趣判然不同康誥曰元惡大憝刑茲無赦曰其
速由茲義率殺酒誥曰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其肅然火烈
也如彼而梓材則一曰歷人宥二曰戕殺人宥三曰監罔攸辟
四曰罔厲殺人五曰和懌先後迷民其燠然春温也如此蓋沫
邦承淫酗之後宜重典以肅之魯奄承暴君之後宜矜宥以恤
之一猛一寬判然一倫豈是一國之誥若如古文說概歸之康
叔則康誥酒誥有何不足而復贅此篇于義何取取誥康叔者
纍纍錄之而誥伯禽者一篇不錄于義又何取同誥康叔之文
而重典輕典前後相違者何取既專一國之書無預他國而首
以侯甸男邦宏大誥治之敘終以庶邦兄弟萬年保民之語于
義又何取故知梓材篇中三言監者通指以侯伯子男各監一
國之君周公誥康叔伯禽而普告侯甸男邦采衛且并誥成王
而當日宏大誥治之誼始著此伏生書大傳遠勝東漢古文說
者二問沫邦染紂污俗紂以婦言亡桑濮以淫靡著殷頑以好
亂稱乃不誥戒於淫亂而惟誥戒於酒者何文王化行六州不
及沫土彼何知有文王之彝訓乃諄諄以教未被王化之民者
何同一湎酒或執拘而殺或勿庸殺而姑教之寬猛不倫者何
曰吾讀朱子語錄言管叔何以從武庚之畔此必管叔舊有酒

德武庚以酒酗之使人乘醉離閒謂弟秉國枋兄投閒散激其忿而誅以邪謀斯言也吾於酒誥經文得之前半篇恫管叔違文王之教以酒亡身後半篇始言殷人違成湯諸先哲王之訓以酒亡國其條理有晝然不紊者前此一則曰穆考文王肇國西土誥庶邦庶士朝夕祀惟酒再則曰文王誥教小子無彝酒德將毋醉三則曰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此皆明明述文王誥西土諸臣之事于沫邦何預焉則知管叔夙有酒德在文考時奉命戒酒武王亦未見其失德故付以三監重寄逸周書大匡解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東隅之侯咸受賜於王王旅之以上東隅又文政解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

宗循注曰二叔開其宗族循鎬京之政言從化也此武王時二叔效力之明證至武王崩而二叔翻然破戒以違文王之訓染沫土之俗墜命亡氏踣其國家此酒之爲害于西土人至章章者後文自殷先哲王以下始述成湯諸賢君之訓以戒沫邦之人歎息痛憾于後嗣王之酣身燕喪荒腆腥聞俾長夜之飲流爲民俗殃及後嗣至武庚復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于西土之人何預焉篇末自王曰封水監民監以下復呼西土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百宗工而通戒之嚴以大辟之刑專治周之臣下毋蹈管叔之覆轍所謂罰先行于親貴也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湎酒者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始專謂沫土之人毋沿舊俗所謂刑新國用輕典罰恕于疏遠不遽以親貴之罰治之也酒誥一

書其戒殷民酗酒者猶後其戒周臣酗酒者最先且嚴若非懲管叔釀禍之由何以至是使管叔苟遵文考之彝訓剛制于酒原不失爲才臣世固有醒時精明過酒輒昏瞀如出兩人者楚之子反漢之灌夫身名俱喪衛武賓筵飲酒悔過是故禹飲旨酒而歎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今古貉邱何獨管叔乃自來說此書者但知爲誥沐士之人甚至以此篇在周公復辟之後僞孔傳或謂武王封康叔之誥燕說郢書何責焉

周誥發微下 周書第九篇第十篇召誥洛誥

問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於成王而僞孔傳則據劉歆三統歷以召誥洛誥皆作於攝政七年者何召誥太保先相宅周公繼至於洛不書成王同至而太保取幣旅王若公者何鄭注以康誥爲四年建侯衛事召誥爲五年營成周事洛誥爲六年作禮樂事然首書復子明辟已在七年而下文追敘卜洛卜瀍遣仲獻卜之事若皆指營洛豈四年基之五年營之及是已三載尚未畢工而詳敘於復辟之下者何卜筮再三瀆則不告太保已得卜於前周公胡又重卜於後遣仲獻卜二人共貞不及太保明在前卜之外者何五年營成周庶殷攻位已成若如僞孔傳七年尚未竣役則前此兩載中庶邦冢君錫幣立於何所郊社祭祀行於何地成王周公告戒居於何處經不書其年歲而但書月日致後人無從稽考者何復辟既在七年冬而王與周公往返推讓則皆在六年遣仲獻卜制禮之時鄭注

用書大傳而於攝政以前又增出居武王喪三年居東二年與書傳不合後人遂解復子明辟爲告成王以明堂大法全反鄭誼者何曰書大傳言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是二誥爲周書之極盛亦爲周書之極譌自朱子呂東萊以來卽疑之幾於不可復讀一亂於劉歆之厤以康誥召誥月日皆在七年復子明辟之歲而僞孔傳宗之并三年爲一年涸兩地爲一地再亂於宋儒蔡沈以康誥爲武王書移篇首錯簡於洛誥之首分一朝爲兩朝裂一事爲二事致四篇次第四年時事二邑營建起訖明堂坐落以及成王周公往來蹤跡與二公陳誥納誥心事盡霾沒於聱牙詰曲中而其要領則一在伏生書大傳之分年足與康誥多士篇首相表裏二則在召誥爲先營王城都邑之事洛誥爲周公繼營成周下都以遷殷民之事兩處相去四十餘里而明堂則介于二邑之間二公分主二大役皆定謀於四年卜地興工於五年竣役於六年不可殽爲一役三則王與周公四次至洛四年爲謀度都邑先立明堂封諸侯於文子廟作康誥五年爲營洛相宅遷九鼎卜厤年之事作召誥六年爲洛邑下都告成制作甫定成王來舉郊禘朝明堂不允周公歸政之事作洛誥上篇（謂前半篇）七年冬王復洛允公歸政王自留鎬京留公處洛專典制禮樂化殷民之事作洛誥末篇（卽下半篇）惟是記言之史不詳於記事有月日無歲年藝文志言酒誥脫簡二召誥脫簡二則洛誥亦必有之故其事或有首而無尾或有尾而無首凡周公遷鼎宗祀成王朝明堂舉郊禘諸大典皆不

知行於何時後儒各生臆測而皆始於劉歆三統厤以武王爲在位十有一年武王克殷五年而崩并觀兵爲七年以召誥之二月乙未三月丙午皆在七年復辟之歲大傳以爲攝政五年事以伯禽俾侯于魯爲成王親政之元年左傳祝鮀以伯禽與康叔皆封於攝政四年而僞孔傳宗之遂以康誥召誥爲皆作於復辟之歲甚至以多方多士等篇伐淮踐奄爲皆在復辟之後再叛再征不但與伏生大傳枘鑿并馬鄭亦自相氷炭潰潰禰禰此經遂不可讀宋儒因之移康誥篇首於召誥而以康誥爲武王書經益不可讀今據經文疏通於前而後以書序書大傳及逸周書孝經周頌分年集證於後以待世之成學治古文者至逸周書度邑解宜登諸經爲召誥上篇以明武王營洛鷹周公于天兄弟讓位之盛心其作雒解則宜登之於經爲洛誥上篇以詳成周制作之典盡黜僞古文而以眞古文代之此有待於世之在上能頒功令者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八十八終

仁和邵順穎
靈石梁恩霈校

書古微十

邵陽魏源默深著

周誥分年集證一　周書第四篇大誥第五篇多方乃書大傳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之事

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又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

邦于伐殷逋播臣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猷告爾四國
多方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
監五祀

此成王初年周公居攝前三載之事書序逸周書史記書大傳無不同自鄭氏創爲居武王喪三年居東二年成王迎歸而后東征之說與諸書無一合至多方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此武王克商五年崩後即叛之明文斷非五年崩後又加居喪居東共十年之對證王氏後案於此不能一詞申鄭則謂五祀當闕疑不可强解其窮遁有如斯者至僞孔傳因多士多方武王征蒲姑等篇書序次於洛誥復辟歸政之後又臆創爲再叛再征之說傅會經文至再至三戰要四之文臣我五祀之文旁牽費誓伯禽封魯淮徐並興之事而於書大傳逸周書史記無一字之合與左傳祝鮀伯禽康叔唐叔并封亦無一字之合安得據劉歆一人以成王復辟之元年爲伯禽侯魯之歲以誤證誤動輒鄉壁虛造耶總之說周公成王諸誥當以書序史記逸周書書大傳爲不刊之典

周誥分年集證二周書第六篇康誥第七篇酒誥第八篇梓材即書大傳四年建侯衛之事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鄭注曰此時未作新邑居謂謀也時周公居攝四年隆平

己至岐鎬處五岳之外周公謂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
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詳召誥上篇度邑解下）
逸周書作雒解曰周公既黜殷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
宇于東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將
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
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
命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
材（尚書大傳以梓材爲周公命伯禽之書）
左傳定四年祝鮀對衛宏曰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君天下于周爲睦分魯
公以殷民六族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
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皆啟以商政
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夏政疆以戎索以九宗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啟
以夏政疆以戎索
此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之事與營洛邑遷殷民同爲首
尾故敘於康誥之首後儒不知妄移於洛誥之首遂以康
誥爲武王之書
王若曰孟侯鄭注王若曰孟侯總告諸侯之詞源案孟者勉也
若曰三字何以知爲總告諸侯今本鄭注脫孟侯二字則但據王
十八號爲孟侯之語蓋以總告諸侯爲正誼而以略說爲
旁義略說見書大傳乃舜典賓于四門之職非正解康誥
之文此蓋先呼諸侯總告之而後以殷民之事專告康叔
也孟勉之訓出于爾雅爾雅所以釋經經所無則不虛設
其訓而六經自康誥而外無可訓孟爲勉者其爲此書專
訓無疑

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
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
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
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此周公以成
于洛邑明堂文王廟之事武王時先封于康此時自康徙封于
衞者成王之命而其誥則皆周公之詞稱文王不及武王者冊
于文王廟中無頌及武王之理寡兄勖在周公自稱則可亦無
以寡德之兄稱武王之理武王既以監殷事屬之三監無又以
殷民誖屬康叔之理故以康誥篇首爲錯簡以康誥書序爲非
孔子作者皆惡其害已而去其籍也經文于此已發其凡以下
不復
重錄

酒誥　成王若曰書疏引馬融注云成王若曰者三家俗儒以
爲益衞賈亦有成字吾無取焉益後錄書者加之云云案馬所
指三家俗儒者謂歐陽大小夏侯今文也又云衞賈亦有之是
古文今文本同也成王生前之稱沒因以爲謚之義東漢後儒
者罕知而自秦以前周人之書西漢初大儒之說無不合揆者

國語叔向聘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曰昊天有成命全引此篇
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二后受之
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之始也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于融
和故曰成王賈子新書曰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二后文王
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
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不敢怠安夙興夜寐以繼文
武之業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諮諏文武之烈重譯請朝致貢職
以供祭祀故曰二后受之也夫以周人說周詩如此以西漢初
魯詩家說如此尚復何議而韋昭附會鄭箋之義謂文武脩己
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試令冏誦國語作何文義甯道
經錯毋言傳非鄭韋之謬如此豈非由不知成王生時尊號之
所致乎呂氏春秋下賢篇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
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是秦以前書亦同也魯世
家管叔及羣弟流言于國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
召公曰武王蚤終成王少誡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
王之叔父又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而顧命曰成
王崩豈非成王生號之明證周人及西漢初人皆知之而東漢
馬鄭始不知故說詩說書違經違國語而不顧乃僞孔沿馬融
語遂於酒誥篇首刪去成字豈知此史臣特筆恐後人疑周公
稱成王踐阼故特於酒誥稱成王若曰以發其凡乎此二經大義
所關故嘵嘵析之以明古今文家之優劣不可同年語也

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

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
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辜此述文王之戒西土庶邦諸侯毋湎酒者文王誥教小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毋醉惟曰我民迪小
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
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
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述文王戒西土土民毋湎酒者以告殷
民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
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
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
在王家此述文王戒西土之臣毋湎酒者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

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此乃總西土邦君臣
工民庶而通戒以從文王之教

以上皆懲管叔違文考之酒戒以禍其家國故痛戒西土
之人稱文考而不稱殷先哲王知不爲妹土之人誥也漢
藝文志及法言皆言酒誥有脫簡似當脫在篇首成王若
曰之前敘管叔湎酒致亂之由今佚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
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
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
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
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

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
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
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
民自速辜

此述懲紂武庚父子違殷先哲王成湯帝乙之酒戒以喪
其國家故痛戒妹土之人稱殷先王不稱文王者不爲西
土之人誥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

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
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此又總勑周臣以遵文王之教懲管叔之敗治以重典罰
先行於親貴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
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惟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
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此又別勑殷臣染紂武庚之遺俗者姑先以教化治以輕
典示法寬於疏遠不遽與周人同罰也後儒不察酒誥爲
戒周臣懲管叔之敗而但謂戒妹土殷人徇商紂之俗甚
至謂三監未叛以前武王誥康叔之書謬孰甚焉

梓材　王曰伯禽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尙書大傳以梓材爲周公命伯禽之書見金履祥尙書表注通鑑前編則今文書王曰下必無封字或別呼伯禽之名周初人皆無字伯禽蓋卽以字爲名此上半篇皆告伯禽以達下情愼刑罰興教化爲稽田作室之本皆開國要政也已詳發微

中篇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民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篇末乃以戒伯禽之事陳誨於成王並總告侯甸男邦采衛與康誥篇序相首尾蓋三篇同時皆攝政四年建侯衛之事也

周誥分年集證三周書第九篇召誥卽書大傳五年營成周之事而卜鼎郟亦在是年

召誥篇上

即逸周書度邑解也案尚書召誥洛誥皆記言之史不記事故讀者不得其脈絡其記事之史則度邑解作雒解是也使夫子刪書時見之必取其度邑解爲召誥上篇作雒解爲洛誥上篇提綱挈領百世如見矣今分録篇首略加箋釋疑者蓋闕聊慰僞孔以來千年晦塞之憾耳或曰舜典補亡取諸史記墨子泰誓補亡取之諸書武成上下篇以克殷解世俘解補亡取之史記漢律厤志斯皆鑿有證據今召誥洛誥經無佚闕而徑補二篇未聞徵引毋乃已專與曰是則然矣然自僞孔造書十六篇以來竄入聖經頒之學校自王侯大夫士誦奉千餘年會無一人悟其失者卽如周誥數篇征叛攝政營邑之年歲皆被僞孔再四憒亂已詳辯於前夫僞者已去而眞者反不得登則人心終不慊今此二篇者赫然成周盛制出自元公之手與典謨顧命相等且未嘗直尊之爲經也不過置二篇之前平格小注猶詩之有小序書之有大傳焉以聖人之佚書證聖人之存書夫何專且僭之有

度邑解曰惟王克殷國君諸侯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孔晁曰九牧九州之牧也尚書州十有二王師鄭注云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位牧孔晁曰司馬彪續郡國志襄城有汾邱左氏襄十八年楚子庶治兵于汾卽此地也去朝歌不遠故可望商邑非晉地汾陽之汾也永歎曰嗚呼不淑兌天之對遂命一日維顯畏弗忘王至于周自鹿至于邱中鹿山麓也自邱之麓而升其巔具明不寢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卽王王曰久憂勞問害不寢害與曷同王以久憂勞告旦故旦問不寢爲何事曰安予告汝王曰嗚呼旦惟天不享于殷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天不享于殷乃今有成惟天建殷厥徵天民名三百六十夫弗顧亦不賓威此有譌缺未詳用戾于今嗚呼予憂茲難近飽于卹辰是不室我來所定天保何寢能欲王曰旦子克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其惡貶從殷王紂日夜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之方明言及此心之未昏欲以心叔曰涕泣于裳悲不能對王曰口口傳于事顯告周公也叔曰

後王曰旦汝惟朕達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遑暇食矧其有乃室此敘周公之勞今維天使子惟二神授朕靈期此武王自夢中神遇文王之夢錫齡自知年不久故以後事託之周公也予未致于休予近懷于朕室維幼子未有知昔皇祖底于今最厥遺得顯義告期付于朕身肆若農服田幾以望穫予有不顯朕皇祖不得高位於上帝謂三王及文考配享之禮尚未制作□□□□□□□□□□舊有十七字脫譌不可解謹從缺疑意乃懷厥妻子德不可追于上民不可答于下朕不可賓于高祖維天不嘉于降來省女其可瘝于茲言當此天下未定不重付託之事斯民上無以賓于天而私於妻子漫傳沖幼下無以對何能瘳濟蓋必欲傳位于周公也乃今我兄弟相後我簽龜其何所卽今用建庶叔旦涕泣共手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王志已決而周公固不敢受武王之命故下文又以營洛大事責任之武王薦公於天猶禹薦益於天兄弟皆至誠以畏天命王曰嗚呼旦我圖夷茲殷天其有憲命求茲無遠慮天有求繹相我不難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周須曰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言天果求繹於我則默相我周室不難也史記索隱居陽作居易謂地平易近禹都陽城僅數十里也我南望過于三塗北望過于嶽鄙顧瞻于有河宛嚮于伊洛鄙一作伾此從史記三塗杜預謂在河南陸渾縣南左氏昭十七年傳晉將伐陸渾以有事于雒與三塗請于周此杜預所本也服虔以太行轘轅龜爲三塗則是北望而非南望矣故不可從無遠天室其茲曰度邑天室謂豐鎬王都引此以爲營洛之緣起非卽以是爲經也

召誥 周書第九篇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

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

書大傳曰周公將制禮樂優游三年不能作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德業乃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猶至況道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作雒解曰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乃設邱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乃建大社於國中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農星周人所專祀或作晨星者誤此五年營洛邑王城爲東都之事太保召公卜之其功役亦召公主之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用書命庶殷者卽多士篇之書也

多士篇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昔朕來自奄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今爾維時宅爾宅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此篇卽周公命庶殷

之書也鄭孔以來並因其次洛誥之後誤
釋爲七年復辟以後之書今正其誤於此

此五年營成周爲下都以處殷民之事周公卜之其書亦

周公命之功役亦周公主之諸儒多泛以新邑爲王城洛

邑又誤以多士篇爲營洛成功以後之事涸兩地爲一地

分一年事爲數年并以二公工役之事爲太保一人之事

又不知遷殷民中尚有遷殷鼎卜厥年之事藝文志言召

誥脫簡當脫在此處故於召公陳誨後儒視同虛詞泛而

不切今證辨於後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

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

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卹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

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

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

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

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毋遺壽耇曰其

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

其丕能誠於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嚴

此召公因庶殷丕作知周公德盛功懋故率諸侯取幣旅

王若公公羊子曰周召分陝東西何西方被聖人化日少

東方被聖人化日多故使聖人主其難者賢人主其易者

其營都亦然營洛邑以便朝貢易營下都以遷殷民難故

召公主營王城周公主營下都而召公遂推周公能化殷民之功以天命人心陳戒於王自此以下別爲遷鼎卜厥之事更端陳誨與此遷殷民誼不甚屬蓋一誨而陳二誼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厥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厥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厥年式勿替有殷厥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此因遷殷民時并遷殷鼎卜年永祚而陳誨也昔武王克殷命史佚遷九鼎於三巫尚在河北殷地故度邑篇以天保未定爲憂及是周公成武王之志既遷殷民於下都並

遷殷鼎度河而南定於郟鄏介王城成周之閒又得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之祥故太保取幣旅王及公既陳殷民向背之可畏又陳天命厥祚之不可恃其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厥年明指定鼎卜世之事也我不敢曰夏殷天命厥年之果一定我不敢曰夏殷厥祚之遂不可少延惟以敬德不敬德決命之墜不墜皆謂天命不如人事恐成王恃卜鼎厥年之長而弛其敬德又恐成王諉於厥數之有定而不知祈天永命也此誥乃記言之史不詳于事故遷殷鼎之事卽寓於遷殷民之中而召公之用幣旅王則實以遷殷民卜厥祚二大端爲責難陳誨之本藝文志言召誥脫簡二當脫在此後人知其一而昧其一故不明祈天永命之說何以不見於他書而惟見於召誥故曰書缺有閒其軼乃時見他說非好學深思莫能心知其意焉

周誥分年集證四周書第十篇卽書大傳六年制禮樂之事史臣記敘多略今集諸書證補于左

洛誥篇上

卽逸周書作雒解也說見召誥上篇

作雒解曰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東謂衞殷鄙鄙霍叔相祿父也武王旣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肆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畔徐奄熊盈殷舊諸侯從祿父三叔以畔同虜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衞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

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
俘殷獻民遷于九畢獻民士大夫也九畢成周之地近王化也俾康叔宇于殷
中旄父宇于東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克造俾中天
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
郛方七百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
湊會也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圻內分以百縣
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
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士
農之秀者可用爲士以用也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居治也治鄙以
夫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工商百胥人臣僕名異而居不得相雜以
別良賤也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

王皆與食農星舊作星辰此從御覽引先王當自太王而下或如月令之配五帝也封人社壝
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
白土北驪土中央黃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
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列土於周室乃
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成有四阿反坫重元重
郎常累復格藻棁設移旅楹春常畫旅重元累棟也重郎
復格累芝栭也藻棁畫梁柱也移簻同承屋曰簻累屋也常累系也
旅列也春常謂藻井之飾也言皆畫列柱爲文也內階元
階堤唐山廧以墨石爲階唐中庭道堤謂高爲之也山廧謂牆畫山雲應門庫臺元闔
門皆有臺於庫門見之從可知也不以黑石爲門限錄此於前以爲營雒既成制禮樂之本非即以此爲經也

洛誥周書第十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

肩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此六年公請復辟歸政之始也成王允公歸政雖在七年而公之請復辟歸政則在六年近儒懲王莽劉歆踐位稱王之妄遂釋復子明辟爲白子明堂之大法不知以周公未嘗踐阼稱王則可未嘗攝政則不可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周公特因成王幼再攝三年故欲於六年歸政而成王欲公符文武親政七年之數故再留一年此如漢宣帝初年大將軍霍光請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白光而後奏御此卽以歸政爲復辟也何必如鄭氏復還君位而後爲復辟哉僞孔傳因篇首此語遂并以召誥洛誥爲七年復辟時一年之事尤謬不足辨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旣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於六年請王莅洛時追述五年營卜下都之事蓋興工於五年而成於六年也下都以遷殷民故卜於河北黎水之地旣而不吉乃改卜於河南近洛邑之瀍澗是爲成周

其卜周公主之其營建工役撫綏安輯亦惟周公主之自乙卯至甲子僅十日自鎬至洛往反千二百里蓋王與公伻書相報郵傳迅速也近日銅陵章氏謂遣伻獻卜卽在下都獻於王城則君臣相距僅四十里一日可往返乃頻頻遣伻而不親晤王遲至十日始報書有是理乎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焰焰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此六年制禮樂時成王命周公先攝行宗祀文王於明堂之事此記言之史不記事故不詳也漢藝文志言劉向以中古文較夏侯歐陽書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則洛誥亦或有脫簡今以書大傳悉自學功一篇明補經文之缺更以孝經周頌廣證於左

書大傳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諸侯之功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撙節者爲文飾籠者有容椓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縪乎其猶模縪也諸侯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焉及執俎抗鼎執刀抗匕者負扆而歌憤乎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書自大誥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也

孝經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莫不各以其職來祭但言周公不言成王者以宗祀之禮周公主之成王尚未至洛也

周頌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言顯相不言天子周公攝祭案宗祀文王於明堂即明堂中央太室也清廟此時宗宮考宮未成明堂先成故先即明堂明堂即清廟此時宗宮考宮未成明堂先成故先即明堂中央太室爲文王廟周公攝行宗祀於明堂據書大傳文武並配帝而孝經方明嚴父配天之誼周頌爲周公攝祭止稱顯相故亦誼主文王也孝經兼及后稷者五年營洛用牲于郊牛二即以稷配享於天也周公制禮初成恐公卿諸侯儀文未習故先舉行宗祀於明堂演習其儀以俟成王之親祭故曰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也殷禮者盛禮即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謂鄭氏謂周禮未行先用殷禮者失之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蓋宗祀之後周公即欲迎請成王莅洛舉行郊禘朝覲明堂諸大典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春秋書大有事於太廟又曰天子有事於文武即庶有事之謂也乃成王謙讓不敢親至而命記宗祀之功以周公受顧命爲篤弼元勳即命行郊禘代受朝覲庶合萬國之歡心而悉留百工於洛以聽周公之教是賜周公以天子禮樂矣故周公力拒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毋若火始焰焰者言以大禮私臣下端不可開漸不可長其後魯

請郊禘歌雍舞侑之僭與周公踐阼稱王之誥公已深慮而遠識之防微杜漸敬愼若此厥若彝以下欲成王愼守常典速來新邑率臣僚舉行禮制以成明作之功惇裕之效毋曰禮樂則謙讓未遑也

自此以後皆成王至洛君臣對答之詞蓋成王因周公有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之語始遵命而來惟據周頌雍詩禘太祖則此文當有成王至洛親禘文武廟之事而史失書蓋周公於明堂外更立太廟宗宮文王廟考宮武王廟以待成王之親祀故雍詩頌文武維后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而來雍止肅卽成王自鎬至洛之文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卽成王主祭周公助祭之典在此當敘於宗祀之後而史惟記言故不書又案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則此下當有成王至洛親郊祀配以文武之事詩言成王不敢康則是制作已成朝明堂受尊號之後正當敘於此史惟記言故亦不書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六年成王至洛朝諸侯于明堂之位萬國各致其方賄周公告以敬識百辟享之事也史惟記言不先書其受朝貢於前故說書者皆無根據又或如酒誥召誥之本有脫簡與今以逸周書明堂解王會解補之於左

逸周書序篇曰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作明堂解明堂解曰周公相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尹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位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貢七年致政於成王此明言朝諸侯於明堂為六年未致政時事王會解云成周之會墀上張赤帝陰羽天子南面立綏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笏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綏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此與明堂位為一事天子居中周公太公旁侍則未歸政前成王已受朝於明堂何有周公踐阼代受朝之事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冕有繁露朝服五十物搢笏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珪瓚次之皆西面彌宗旁之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

子次之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北爲赤帝爲浴盆在其中
中臺之外其右泰士臺右彌士受贄者八人東面者四人
陳幣當外臺天元氂宗馬十二玉元繚璧綦十二參方元
繚璧貊虎皮十二四方元繚璧珧十二外臺之四隅張赤
帝爲諸侯欲息者皆息焉爲命之曰爻閭周公旦主東方之
貢太公望主西方之貢原文無太公句以孔晁注補之此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蘷乃時惟
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
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
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
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

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于曰公功棐迪篤罔
不若時
此六年公欲歸政於成王而王讓不受固留公攝政之詞
尚未允公所請也明農者周禮六官體國經野之事非歸
老田間之謂周家以農事開國公欲辭冢宰攝政專司地
官司徒之事成王自以有位無德不敢制禮樂欲公總大
政以終禮樂教化之事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
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
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毋困哉我惟無斁其康
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此成王因公固請歸政不得已允自歸鎬留公治洛再攝政一年以符文武受命七年之數而後於下年歸政也王曰之上當有公再三辭政之詞王曰公毋困我之前亦當有周公留王治洛之詞而史惟書王言不述公語故後人罕尋其脈絡至鄭孔以命公後爲封伯禽代之魯國事更謬不足辯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禦予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旦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此周公允成王所請留洛再攝政一年而後歸政也公本欲於六年歸政而成王不許及公固請不已乃以文武受命之數七年爲期於是公不敢辭言王以文武之命責望於我我何敢不勉副王意以繼前人成烈乎蓋至是始定七年歸政之議而實未行歸政之事皆六年在洛君臣往返推讓之詞史臣不詳書其年故後人皆誤此爲七年事與全篇營卜遷殷宗祀朝享六年制作之期皆不相屬非參證他書不能得其條理

周誥分年集證五此洛誥末篇所敘乃書大傳七年致政成王之事

書大傳曰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交阯之南有越裳國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贄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

何以獲此賜也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案大傳述此爲周公居攝六年事正在戊辰王在新邑烝祭之後作冊命後之前則當爲洛誥之傳無疑成王以越裳之貢歸功周公卽經所謂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也周公乃援往年唐叔嘉禾之舊義亦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於宗廟卽經所謂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也遠夷絕域且來賓而況畿甸之殷民有不萬年懷德者乎又書序肅愼來賓作賄肅愼之命西旅貢獒太保乃作旅獒馬融以獒爲豪謂來貢者西國之酋豪召公治西方之化終于旅獒旅巢及息愼之命周公治東方之化終于越裳來賓既皆見于書大傳則必皆有今文書序而今亡之矣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禮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厥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六年冬七年春公將致政成王因越裳遠貢歸功周公遣伻往洛誥公綏毖殷民之功而寧公以秬鬯二卣以享禮待公公不敢承而歸功於王且稱先王之神明所致以薦於宗廟也史但記言不記事後人誤認爲一時之詞致上文方與成王面議此忽突繼以伻來毖殷之文前後橫隔有此文義乎明是六年秋冬成王歸鎬以後遣伻寧公故大傳謂居攝六年越裳來貢當是六年冬七年春之事殆爲周公制作成功之祥此大傳補經文所未詳與前段釋悉自學功補明堂宗祀者皆伏生發揮尚書之大誼後人不知其釋經而以爲泛述恆事致經誼茅塞今依大傳區爲上下二年而以越裳來賓君臣交讓事係其中千載情事瞭如目睹既與上文離之兩美而史臣敘事緣起張

本亦確有根據此聖經賴有賢傳也又書大傳述唐叔獻嘉禾事成王以歸周公于東周公亦以獻於文王之廟與此情事一轍彼既爲釋嘉禾逸篇之傳此越嘗事爲釋洛誥之傳何疑乎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七年冬成王將受政乃親至洛祭告文武以留公治洛之事成王在洛祓郊見周頌者已行於六年明堂清廟告成之日非至是始舉新邑之祭僞孔傳謂始於新邑烝祭非也此特爲告

周公留洛成王親政之事所謂因事之祭也特書作冊逸誥在十二月者明成王欲公攝政滿足七年之期前此雖允其請未肯受其政也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見大傳武王太誓至孟津稱王而歸又二年始克殷在位五年故管子小問篇武王伐紂克之七年而崩與周公攝政皆七年史特書之以明父子三聖同符之盛事至多士篇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本在五年而鄭氏謂在復辟七年之後已辯於前賈子新書脩政語周成王年二十歲卽位享國親以其身見於鬻子之家而問焉與引古文書說成王十四卽位周公攝政七年致政之數合與鄭氏十二卽位二十二歲親政不合蓋鄭氏增出居喪居東五年在攝政七年之外與古書皆相左

又案酒誥成王若曰歐陽夏侯說皆以爲成王者生存尊號沒因以爲謚周公以成王可成二聖之功故號之曰成王而不言其稱尊號於何年以周頌昊天有成命成王不敢康證之則當稱於攝政六年至洛朝明堂位之時禮樂制作甫成故舉是稱以勖王成文武之德惟三家詩說以時邁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則及河喬嶽懷柔百神正頌成王巡守封禪泰山之事與管子保傅史記皆合此則當在七年復辟親政之後不見於書而見於詩及他書者故知周公制禮作樂之盛見於洛誥者僅三分之一夫子刪書止見魯國所藏記言之史而未見周室所藏記事之文賴有尚書大傳隨事補苴而大傳又多不全後儒但就洛誥殘缺之經文以概周公之事固宜其割裂離析無一相屬也

仁和邵順穎
靈石梁恩霈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十　南菁書院

書古微十一　邵陽魏源默深著

無逸篇古文發微周書第十一篇

尚書無逸篇舊作高宗饗國百年合未卽位時爲百二十餘歲馬融古文疑其壽過長乃臆改爲享國五十有九年又移太甲爲祖甲而次於高宗之後與殷本紀古文說全不合考殷本紀古文說一則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伊尹行政當國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甯伊尹嘉之作伊訓三篇後人褒帝太甲稱太宗二則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王政其有闕乎王其修德太

戊從之而祥桑枯死伊陟贊言於巫咸作咸艾作太戊帝太戊
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號太宗
其三曰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已訓
於王武丁修政行德於天下咸懼殷道復興武丁崩次子祖庚
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是史敘三宗皆在祖甲
淫亂殷道衰以前何爲改太甲爲祖甲謂高宗有子祖庚不立
欲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閒馬鄭創之僞古文從之遂
與史記祖甲淫亂殷復衰之語大相矛盾後人將信史記眞古
文乎抑信馬融等僞古文乎況古文傳自劉歆而漢書載劉歆
宗廟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七者正法宗不在此
數中但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
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無逸之戒舉三宗以戒成王豈劉歆
及太史所見之古文反不如馬鄭之僞古文乎則知古文尚書
無逸篇其在太宗爲太甲在中宗高宗之前其文當云昔在殷
王太宗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
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太宗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如以外丙三
年仲壬四年居桐三年其未卽位以前約計二三十歲其六十之
壽書傳言成湯百歲故太子太丁年長者未立先卒其弟外丙
仲壬亦俱中年又相繼而卒太甲繼立除丙壬及居桐之年尚
享國三十六年則其父太丁之年可知矣程子乃有外丙僅二
歲仲壬僅二歲則成湯暮年安得此沖幼之子乎　其在下文當云昔在殷王太宗及中
宗及高宗及我周文王而洪氏隸釋載漢石經肆高宗之享國
百年自時厥後以下其文相連不隔一字洪氏謂其字數祖甲
缺
當作太甲在中宗之上考漢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

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今此段共四十二字正符錯二簡之數其今本史記魯世家載無逸篇亦以祖甲在高宗後且高宗享國百年作五十九與殷本紀判然矛盾此以馬鄭僞古文改之豈知太宗之廟當承太祖之次漢以高帝爲太祖孝文爲太宗孝武帝爲世宗孝宣爲中宗正用尚書之誼謂太甲在三宗之後已不可訓況以祖甲廟三宗之列當稱何宗且孔子刪書惟錄成湯太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苟有祖甲之賢名列三宗何爲不錄其一篇乎孟子曰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又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葢湯至武丁中更太甲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七君故曰賢聖之君六七作獨遺之乎國語說事曰祖甲亂之七世而殞大戴禮少閒篇孔子對哀公曰成湯卒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一世乃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殷民更明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武丁卒殷德大破九世乃有末孫紂卽位若武丁之後紂之前尚有祖甲之賢何謂殷德大破乎漢書五行傳劉歆說高宗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此外劉向杜欽論衡氣壽篇無形篇異虛篇並云高宗改政脩行致百年之壽自馬鄭以前從無高宗壽止五十有九之文論衡氣壽篇傳稱召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併未享國之時數之當百有三四十歲矣此皆用今文尚書君奭無逸甫

刑篇之說也馬鄭誤解高宗肜日而並誣及無逸經文何非聖亂經亦至此哉

君奭篇發微 周書第十一篇

問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王莽傳羣臣奏引此篇爲說曰昔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事云云此篡賊之黨藉六藝以文奸言不足齒及至史遷燕世家以爲在踐阼之前召公不說其盛滿居攝後漢申屠剛傳以爲在還政之後疑其不退位二說不合而編次多士之後斷非踐阼之時後漢孫寶傳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有不相說于經典兩不相損此並古文家說也畢竟何以不說致馬融有疑其苟位貪寵之語大礙經義者何曰此書前人皆以不說爲不說周公故妄啟疑竇違經害義堯典舜讓于德不台史記自敘班固典引並引書作不台此今古文家所同惟僞孔改爲不嗣台卽怡也知舜之不台之誼則知召公居位不說之誼矣蓋舜深知爲君之難惟恐德不稱故皇然不敢樂受召公深知爲臣之不易自恐耄荒萬幾有闕且有周公任之故畢然深思謙讓引退不敢安位也豈其不說周公哉周公留之首以天壽平格爲言蓋以召公齒德達尊至親夾輔在周公之上何可一日去位周公武王之弟武王克殷年已六十又七年而崩年六十有七見泰誓篇下周公攝政七年之後三年而薨其七十歲爾而召公則康王時尚爲太保計年百餘歲周公知其稟賦之厚可託後事故於其求退而歷述前代與國同休之老臣以勸留之保

衡佐殷四世尹子伊陟遂至太戊佐湯六世孫則亦臻大耋巫咸巫賢世掌天官在武丁初年則有傅說無甘盤晚年則有甘盤無傳說蓋一人異名非僞孔舊學甘盤之謂也是商代賢聖之君六七作皆老臣夾輔之力即我朝文武諸臣如泰顛閎夭散宜生虢叔南宮适近日並皆無存太公更已久逝惟餘我二人夾輔沖人若涉大川非老成誰與共濟若耆耇之人復不降志以造就成人小子則英材不生何由致鳴鳳之祥成假天之業使文王之德丕冒海隅乎何以遠鑒天威近迓天休揚我俊民登之在位使目前同心襄助將來繼武以保太平乎故我念天命之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耄倦使後人迷誤效尤動輒引退爲高也周頌皆周召二公所作而有不顯成康之頌是

召公更在康王之後故論衡氣壽篇有召公年百有八十之語是成康四十餘年刑措之治皆召公天壽平格所致召誥祈天永命之言于斯驗周公留貽之深心于斯見矣二公仁爲已任志同道合之誼章矣此豈衆人所能測識者乎問曰虎通曰先王之老臣不名故虞書曰咨伯是堯時諸臣伯夷最長至四岳則并不稱字但稱其官皆盛德上壽冠乎中天故四岳有彭祖之稱（見堯典釋經）何此篇不之及曰周公守三統之義故稱引止及夏商而不敢遠引三古之事以自比例也彼馬融輩貪寵苟位之疑以俗儒之腹度聖賢之心而猶謂之說經謂之古文家也哀哉

顧命篇發微上

或問顧命所書禮歟曰禮也蘇氏子瞻以爲禮之失何歟曰蘇氏所言非先王之意也由乎蘇氏之說則顧命所書非禮矣本朝顧氏寧人從而爲之辭曰顧命蓋有闕文焉狄設黼扆綴衣其前皆成王崩之事也其後皆康王踰年卽位之事也非柩前卽位也其間有闕文焉顧氏之意以爲踰年卽位則禮也喪服可釋也可反也柩前卽位則非禮也喪服不可釋也不可反也夫喪服釋之反之于始成喪與踰年之喪皆未除喪也有以甚異乎無以甚異乎亂聖人之經以附後世之說莫此爲甚敬請先抉顧氏之妄以定經之本文經之本文定而蘇氏之說蓋可徐理矣顧氏之說曰未沒喪不稱君今書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卒哭而祔今書曰諸侯出廟門俟是既祔之後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書曰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是既葬之後也顧氏之說大者此數端而已敬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于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顧命者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卽位之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自乾侯戊辰公卽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是故卽位不書子則顧命不稱王逆子釗稱子王麻冕黼裳稱王皆禮也孔氏曰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且古者寢與廟有同稱焉爾雅曰室有東

西廂曰廟是也廟門之說何疑于既祔乎蘇氏曰諸侯蓋以問疾至者顧氏以爲不然是矣雖然王畿之內非會葬遂無諸侯之至者乎其至者皆領于二伯者也諸侯之說何疑于既葬乎抑葬祔之說顧氏爲踰年卽位證也而于經有不可通者作諡而葬葬而祔禮也成王三十七年四月崩葬當在十一月葬則舉諡而曰新陟王何歟曰命作冊度曰御王冊命冊命者冊康王爲天子之命自皇后憑玉几至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是也書之冊而史臣宣之之辭也成王崩卽爲此冊遲至一年宣之何歟踰年卽位見于祖廟承先王先公而止陳皇后之命何歟三宿三祭三咤說者以爲奠于殯禮之哀而殺也見于祖廟而行之何歟然則顧命之書非踰年卽位之書也非踰年卽位之書則爲柩前卽位之書無疑矣而何所謂闕文耶蓋古者始死東方正嗣子所以別其尊既殯柩前立嗣君所以傳其統踰年朝廟改元所以愼其初三年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見于諸侯所以明其治蓋至是而親政矣三年之禮于高宗諒陰明之踰年之禮于春秋書卽位明之柩前之禮于顧命明之皆折衷于孔子始死之禮于士喪禮明之大夫士庶人同者也

顧命篇發微下

然則春秋不書柩前之卽位何歟曰始死正嗣子之位全乎子者也三年朝天子見諸侯全乎君者也且位之定久矣故不書踰年卽位必朝廟朝廟必改元改元君之首事也故書柩前卽位不改元故不書定公卽位柩前其書者以改元也是故始死

全乎子則全乎喪者也三年全乎君則全乎吉者也惟柩前卽
位與踰年卽位喪也皆以吉行之蓋先王之制禮也自一人旁
推之一家自一家旁推之一國自一國旁推之天下自天下而
上推之治天下之一人自治天下之一人而上推之于祖推之
于天于是乎有尊尊之義自一身上推之于父于祖于曾高祖
下推之于子于孫于曾孫于元孫其旁推之也視所出爲等殺
于是乎有親親之義尊尊者天下之事也親親者一身之事也
一身之事可奪于天下天下之事不可奪于一身卽位者尊尊
之事以人君爲統服喪者親親之事以人子爲統故天子之服
可以天下釋之且天子使天下之人得其生故尊于天下天子
之父使天子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天子之祖以
天下傳之世世子孫使治天下之人以得其生故尊于天子之
父天則無不尊者也禮者上可以廢下下不可以廢上故天子
之父之服可以天與祖釋之雖然反喪服而持之終喪則親親
之義亦伸矣是故短喪者非聖人之所許也曰然則蘇氏之言
何如曰蘇氏之言非先王之意也其引冠子有齊衰大功之喪
因喪而冠此言非也冠之禮從乎子者也子不加父故不能加
于已之齊衰大功以喻卽位不幾于無等乎其引葬晉平公諸
侯之大夫欲見新君叔向辭之此言亦非也大夫之欲見新君
前不及柩前卽位後不及踰年卽位則賓禮也不可行矣是故
舍卽位之禮喪服無時而可釋可反也

穆王甫刑何以錄于書也曰是篇著誼一徵誼二
何謂著誼曰聖人欲廢肉刑先漢文而發其端也劓刖梏黥等
五虐之刑始于蚩尤之世九黎之苗顓頊興而革之報虐以威
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唐虞又以流宥代之金罰代之象刑恥之
鞭扑佐之惟怙終再犯者始治以賊刑蠻夷猾夏寇賊奸宄者
始歸于大辟是唐虞所謂五刑者一畫象二鞭扑三放流四罰
金五大辟豈有罪至四凶止聞放流竄殛而庶民小罪遽毀支
體刻肌膚舜之五刑必非三苗之五刑可知也馬融注皐陶五
常之刑但有其象無犯云者五常卽周禮以鄉八刑糾萬民不
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之刑也鄭注司圜亦信唐虞象刑之制
不知何以注書又指爲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與荀子墨子愼

子所言象刑皆不合晉書刑法志言之尤詳鄭知吉凶軍賓嘉
五禮周制不可以釋唐虞而以公侯伯子男五禮代之柰何又
以墨劓剕腐宮釋唐虞之興乎傳曰三辟之興皆在叔世康誥
非汝封劓刵人毋或劓刵人是周公成康時尙無肉刑也流及
穆王始變舊典增入周禮遂以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
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及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
囿髡者守積列于司寇之職春秋之世踊貴屨賤不讀穆王甫
刑之書孰知爲三苗之制或夫子錄之于書則知聖人用世肉
刑必當變匪直此也春秋譏世卿惡其以貴族妨賢路則知選
舉必當變春秋合伯子男爲一等使國無過大過小以杜兼并
則知封建必當變錄費誓秦誓於篇末示費將代魯秦當代周

田韓趙魏以陪臣代諸侯秦起戎翟以并天下則知天下大勢所趨聖人卽不變之封建亦必當自變

何謂徵誼一曰禹稷皋陶三后佐唐虞禹讓稷契皋陶堯舜之道惟禹皋陶見而知之此萬世所共聖殷本紀述湯誥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四瀆已備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書序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棄稷是三后自古論定雖湯之興不敢以契入三后而退皋陶也乃甫刑忽易以伯夷降典折民爲刑推爲三后而皋陶不與漢楊震孫賜遂以皋陶不與三后恥拜廷尉之官不知此甫刑之大繆也堯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甫齊許見崧高詩毛傳國語史伯言姜爲伯夷之後許爲大岳之胄是甫侯之胙皋陶進伯夷代列三后者私尊乃祖假王命以寵先靈穆王耄荒誠哉其耄荒也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溥耀惇大唐虞夏商周而外楚爲重黎祝融之後嬴爲伯益之後而伯益實庭堅之子禹薦益於天執謂大理官不列三后乎史記秦之先始於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索隱謂大業卽皋陶大費者伯益卽皋陶之子又列女傳陶子生十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卽皋陶子伯益也至皋陶之後兼封英六楚人滅六臧文仲謂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者猶周公之後自魯外尚有凡蔣邢茅胙祭也漢書古今人表只柏益一人並無伯益柏翳分二人之說甫侯自侈其家世而天之所興

人力不與伯夷姜氏之後滅於陳田卒不能與皋陶伯益爭衡
夫子以秦誓繼甫刑知皋陶伯益之後將繼稷契禹而代興也
惟王變而霸道德變而功利此運會所趨卽祖宗亦不能聽其
不自變

何謂徵誼二曰古今氣運之大闔闢其在顓頊乎開闢之初聖
而帝者以天治不盡以人治純以人治者自顓頊始大戴禮武
王踐阼記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聞乎師尙父曰在丹書班固
典引注蔡邕引尙書顓頊河圖大訓在東序顓頊卽顓頊之丹
書也大訓卽箕子之洪範也武王聞洪範於箕子聞丹書於尙
父故一陳東序一陳西序其顧命經文與蔡邕所引異者今古
文之別也今書陳寶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東序大玉夷玉天
球河圖在西序蔡邕引尙書則顓頊與河圖大訓皆在東序而西序無河圖今書河圖在
西而東無顓頊各存其說以志缺疑夫子刪書斷自唐虞人治
不始自唐虞始自顓頊絕地天之通乎生民之初天與人近天
下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與人旦有語夕有語萬人之大
政欲有語於民則有傳語之官或以龍紀官或以雲紀官或以
鳥紀官龍鳥雲所以通天地人之上下者也有擾龍氏豢龍氏
斯有乘龍以御天之氏斯有乘白雲以歸帝鄉之氏斯有騎箕
尾上升爲列星之氏能紀雲龍鳥者天之所覆皆得而治之其
政令災祥禍福一以天治而不純以人治變帝皇之統者顓頊
始命北正重司天絕天不通民命南正黎司地絕民不通天於
是天不降之諸龍去諸鳥不至諸雲不見則不能以紀遠乃紀
於近純以人治不復以天治於是王者號令賞罰不盡與天之

五福六極相符禹治水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錫禹元圭故能
役使五行號爲神禹自禹而後未之聞也其德不足以合天其
道不足以範圍彌綸乎天者則不足以通天地人之道天地日
尊人日卑乃以造物功歸天地故大政之主必敬天名日月星
爲神名山川爲示名天之人亦爲神天神人也地示人也人鬼
人也非是則毛羽角翹肖之族非人形則非人亦人與天之部
類而已生民之初壽無紀官不紀遠則紀其極近可知者曰三
萬歲曰萬八千歲人日促天地日壽於是又以悠久不儆歸之
天地若曰人與天可相通也人與天地同壽也天地與人同儆
也則啞然羣不信皆由地天之通絕也於是釋氏之書專談六
合以外天治之說又以因果報應通人治於天而論者猶有取

焉謂其足以輔王政之窮此上古中古一大升降闔闢夫子刪
書始自唐虞以人治不復以天治雖天地亦不能不聽其自變

仁和邵順穎
靈石梁恩霈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十一　南菁書院

書古微十二　邵陽魏源默深著

書大序集義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歷試諸艱作舜典

帝釐下土方協居方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江聲曰帝謂舜也釐下土方而居民于其方所別其方之所生分其種類若周禮職方氏辨九州各志其利其民其畜其穀之類是也汨治也共讀爲龔龔紹也槀飫之誼未聞此篇汨作九共孔氏逸書有之槀飫則孔氏逸書亦未有也書大傳九共佚篇有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毋敖源案九共之篇疑卽周禮所載職方氏一篇所陳九州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孔疏謂三皇之書爲三墳五帝之書爲五典八卦之易爲八索九州之志爲九邱則五行汨作之後使禹治之而辨其風土爲九共九篇槀飫者亦謂所產土宜禹貢之書卽禹承帝命而陳之特

書自夏史故
爲史臣詞也

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咎繇謨棄稷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作禹貢

末三字缺文
據江注補之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此篇呂覽諸子或以爲禹事或以爲帝相
事傳文異詞皆與書序不合別詳本篇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過

過地名也僞孔古文妄改爲歌字之借也五子卽五觀江
聲注太康啟之子也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
不堪帝事降于洛汭是謂五觀逸周書穆王嘗多解曰其
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无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
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竹書紀年曰帝啟十一
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武觀來
歸注武觀卽五觀也國在今頓丘縣離騷曰夏康娛以自
縱不顧難以圖後五子用失乎家巷此言太康仲康兄弟

更立是爲五觀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文也國語楚語士
亹曰啟有五觀韋昭注爲太康兄弟五子逸周書嘗麥解
曰其任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離騷王逸注云啟子太康
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情縱欲以自娛樂不顧患
難不謀後業卒以失國
五子卽五觀不肖之證僞孔反以五子爲賢述禹戒以作
歌不知書有典謨誓誥訓命從無歌體妄之甚矣至太康
失位之事殷本紀不詳惟左氏襄四年魏絳言于晉侯引
夏訓曰有窮后羿方夏之衰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
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
尨圉而用寒浞以爲己相浞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其民
而虞羿于田殺之窮石以取其國夏之臣靡奔有鬲氏浞
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
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
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
有窮遂亡又卽虞人之箴所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
國邮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者也又史記
吳世家伍子胥諫吳王夫差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滅斟
尋滅夏后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
康爲有仍牧正有過氏又欲殺少康少康奔虞有虞思夏
德衰之以女而邑之于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復聚
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緒祀夏

配天不失舊物是有過氏爲夏后太康仲康之賊臣至于太康之兄弟同失侯國者或作武觀或作五觀竹書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五觀也墨子非樂篇于五觀曰啟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湛濁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案此所引蓋五子之過佚篇文也武觀即五觀則尚書逸篇之目也始則滔滅灌尋處澆于過繼及少康滅澆于過皆地名也啟子五觀隨兄太康失國其子仍留居其地故曰武觀也竹書紀年表少康一成一旅中興之由至段氏不以觀爲人名而以爲地名則齟齬不可通矣僞孔傳以觀爲人名而以可也至少康中興必有誓誥則文獻無徵夫子亦末由補錄焉

羲和淫湎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江聲曰羲氏和氏伯仲自唐虞夏商世掌歷官史記述以此爲仲康之世顧命胤之舞衣則與兄之弓和之戈垂之竹矢鄭注謂胤兄和垂並以古人造此物者之人名其器也胤兄和雖不可考垂則舜時共工之名可見亦人名即是此序所稱矣僞孔與鄭立異故以胤爲國名且造僞經曰胤侯又以堯典子胤顧命胤之舞衣亦皆爲國謬之甚矣孫星衍曰堯典疏云鄭注禹貢引胤征云篚厥元黃昭我周王鄭注爾雅亦引胤征之篚厥元黃釗我周王釗者釋詁云導也昭者釋訓云勉也義與昭相近周王者國語忠位爲周非商周之周也與孟子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見休惟臣服于大邑周各自一事僞古文假造泰誓亦引此文則從孟子附會也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孔疏引鄭注云契本封國在太華之陽江聲曰國語周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世而興韋昭注元王契也自契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聲案八遷者契始居商一遷也二世昭明居砥石二遷也三世相土居商邱三遷也與湯遷亳而四其餘四遷未聞帝告謂北方元帝爲元王契所自出說見鄭君禮註告卽誥字釐沃者理亳之土地使肥美故篇名棄飫源案鄭注契封太華之陽謂今之商州戰國時曰商於符史記三代皆興西方之義江君尚未悉也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江聲曰事見孟子然竊疑之豈葛之君民前此皆不粒食乎至此乃攘童子之饋餉行同餓莩乎且越境而耕朝往暮返餉者日再勢有不能蹊田奪牛不情迂詐毋乃齊東不經之諺乎孟子質言無疑書序亦言不祀姑存其說以

等史之
闕文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江聲曰醜惡也孟子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趙岐注伊尹爲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禮記射義古者諸侯有貢士于天子之義湯爲夏之諸侯故貢伊尹于桀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周禮大宗伯疏引鄭注曰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湯伐桀之時大旱既致其禱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龍无可繼之者于是故止呂氏春秋順民篇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江聲曰夏社篇蓋責讓社神之詞疑至臣扈二人名馬融曰聖人不可自專復用二臣自明也三篇皆亡不可攷先後之次湯誓宜先典寶次之此三篇又次乃後次以仲虺之誥及湯誥今如此編次未聞

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陑蓋自昆吾之夏所經之路也地舊在滑關之內爲湯兵自商州東出渡河出山必經之地鳴條有三一爲桀與湯戰之鳴條皇甫謐謂在蒲州安邑西有鳴條陌或謂在陳留平丘有鳴條亭者二爲桀所放之鳴條呂覽簡選篇曰湯逐夏桀奔走自鳴條乃至巢門淮南主術訓湯困桀鳴條禽之焦門又修務訓云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以放之歷山殷祝解湯將放桀于中野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又再徙方至南巢則地在今巢縣有焦湖鄭康成注所謂鳴條南夷地名者也湯未逐桀至南巢時先伐昆吾三朡三朡在今山東定陶其地皆在東南至舜卒于鳴條則即所葬之蒼梧與伐桀兩鳴條無涉故孟子謂舜東夷之人以與文王西夷對舉耳

湯歸自夏至于太坰仲虺作誥

史記湯歸至泰卷仲虺作誥江聲曰大坰殷本紀作泰卷泰聲之轉也仲虺一作仲鼈即說文黿字歟定公元年左傳曰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荀子堯問篇文作仲蠪楊倞注亦謂湯左相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伊尹作咸有一德

江聲曰史記殷本紀與此序同堯典正義引鄭注亦同皆古文家說也咸有一德是咸湯書故古文皆次湯誥後僞孔別撰咸有一德作伊尹告太甲而以次太甲之後妄甚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江聲曰續漢書郡國志沛陰郡定陶縣有三朡亭當在定陶也堯典正義引鄭注云征是三朡又引伊訓載俘在亳蓋孔氏古文有伊訓篇鄭君猶及見之故能引之也

咎單作明居

史記殷本紀注引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江聲曰書曰明居者明居民之法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江聲曰孟子萬章篇云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是湯沒之後非卽太甲元年其時并外丙仲壬及居桐之年數之距湯之沒久矣而僞孔以爲湯沒太甲卽立稱元年謬妄之甚此三篇必皆稱述成湯以訓嗣王之詞伊訓是述湯之大訓肆命是陳湯之政教徂后則是既往之君三篇皆述成湯故合爲一序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江聲曰經云放桐歸亳事見孟子思庸者僞孔傳釋以念常道姑用其說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殷本紀載帝太甲稱太宗太甲崩子沃丁立江聲曰訓之爲言順也謂順承伊尹之事源案此當謂以伊尹之事訓于百寮也非順承之順

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江聲曰殷本紀載此序而繼之曰太戊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之太戊從之而祥桑林枯死而去伊陟贊像徙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至伏生大傳又以桑穀生于朝七日大共爲高宗暨祖已之事劉向五行傳亦同此傳聞異詞當以書序古文爲斷楚詞巫咸將夕降兮懷靈氛而要之國語楚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語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

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是使制神之處位次牲器時服然則古之巫靈矣咸爲巫官故伊陟爲說桑穀之祥使禳除之也史記曰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太戊然則此當有太戊篇目也蓋書文重字不再書止于字下加二畫而已集古錄載齊侯鍾銘其文有再言都俞而止于都字俞字下各加二畫此亦當云作咸乂止于咸字乂字下各有二畫又云作太戊而于太字戊字下各有二畫是爲咸乂二篇太戊二篇合爲四篇如虞夏書敘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之例耳俗儒疏忽不察誤作單文專屬大敘而咸乂遂多二篇太戊遂無其目合兩二爲一四矣脩省之義責難于君烏有告太戊無一篇而專恃巫咸禱祈禱至四篇之多者乎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江聲曰史記殷本紀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則是原命篇爲伊陟所作不應別有伊陟篇矣史遷嘗從孔安國問故故史記所載多古文說此云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此語必依經文爲證然則原命之文史遷親見之安得復有伊陟篇乎益俗儒于上序誤闕太戊篇因於此條增伊陟之文以合百篇之數原之言再也伊陟謙讓不敢受命因再命之故曰原命馬融以原爲臣名亦非是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書缺不具

江聲曰史記殷本紀帝中宗崩仲丁立囂作敖鄗道元水經注沛水又東經敖山此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卽殷仲丁之所遷也詩鄭箋敖鄭地今近滎陽然則敖囂聲近假借此序之囂卽車攻詩之敖矣史記言仲丁書缺不具者漢初仲丁尚有幾篇遷得見之故但云不具不然百篇亡者多矣何獨此云不具乎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帝外丙卽位三年立弟仲壬在位四年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已立帝雍已崩弟太戊立伊陟爲相而河亶甲不知何世乃史記三代世表云帝外壬仲丁弟帝河亶甲外壬弟又殷本紀帝仲丁崩帝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案此二文絕不可解若河亶甲繼外壬而立不在太甲之前乎豈太甲以前尚有河亶甲一世乎若謂在太甲之後則太甲父丙壬爲二世太甲子沃丁太庚爲三世太甲孫小甲雍已太戊兄弟爲四世共距成湯爲五世共闕此九君其中並無河亶甲史記乃忽以河亶甲插入仲壬之後太甲之前然則書何以在

太戊之後在太甲曾孫之列乎其遷相之書何以作于仲丁遷囂之後乎仲丁太戊子則且在元孫之列乎以此觀之則河亶甲斷斷爲仲丁以後之君斷斷非仲壬之子明矣斷斷不能在太甲之前明矣史遷之語與編書序者之顚倒何迥出情理外竟至是乎前儒不足道近日江君書序考訂至密乃于河亶甲亦襲錄史記世表之文無一語疑議何爲乎甚矣經義之零闕之不勝闕也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般庚三篇

已詳書古微本篇

高宗夢得傅說百工胥求之得之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史記釋載此篇民作毋禮乎棄道劉向五行志鼎爲宗廟之器主器者莫如長子示繼嗣將易也益西漢今文家說辨詳本篇馬融注以典祀毋豐于昵昵考也謂禰廟也此東漢古文家臆造之說如其言以豐禰廟致變異則雉何不升于禰廟之鼎而升于祖湯廟之鼎乎別詳本篇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源案戡者之年當從大傳在文王受命專征七年之內在國策文王因歎鬼鄂之死囚羑里之後乃自鄭注以來多誤會書序以文王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果如其說何爲而得出囚又何爲反受命專征乎語詳書戡黎本篇今不復贅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此馬融本爲史記作太師疵少師疆微子本篇詳載

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太誓三篇

江聲曰經言四月序言一月未聞其說諸家以爲十二年之一月其或然歟源案史記周本紀載太誓首篇九年觀兵至孟津之事下篇爲十一年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卽書序之十一年一月戊午也何爲有十三年之說乎別詳書泰誓本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坶野作坶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狩職其政事作武成

史記周本紀全載克殷篇之文是安國古文尚有之當爲武成上篇而孟子所引血流漂杵當在周本紀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倒兵以開武王之下又歸狩一作歸獸樂記有散馬歸牛之文孟子有驅虎豹犀象之語而逸周書世俘篇尤詳其事漢書律歷志並引武成篇二月旁死魄以下八十三字卽今世俘解之文則世俘解當爲武成下篇又論語周有大賚以下數行亦似武成佚簡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鴻範

武王以十一年克殷至此逾二年矣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臣周去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箕子箕子既受周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此先後歲月之最明矣不知江君何故有武王封往返之疑而其于泰誓下篇明書十一年又直誣爲十三年之事與經文全不相顧此等游譚出自夙學眞不可解也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江聲曰邦古封字也周本紀言封諸侯班賜宗彝是以邦爲封康誥敘云邦康叔正義謂古字邦封同是也

西旅貢獒太保作旅獒

鄭康成曰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各堆彊大有政者爲酋豪國人遣其酋豪來獻見于周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鄭康成曰巢伯南方之國世一見者以武王卽位來朝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康叔得嘉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康叔歸周公于東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伏生書大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爲一禾大幾盈車長幾充箱鄭康成曰三苗同爲一禾此今古文家言大同小異

成王既伐管蔡以殷餘民邦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江聲曰邦古封字源案此序康叔下當有伯禽二字方符左傳祝鮀語別詳本篇

成王在酆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詳載本篇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周公作无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此篇召公以耄思引退周公以天壽平格歷引前代老臣與國同休者爲勸留其共濟自馬鄭注以私意誣經今別爲詳辨于本篇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周本紀作薄姑薄姑齊地也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酆作周官

鄭康成曰自成王政篇至此篇皆伐諸叛國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歸後至時復行此皆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篇于此未聞源案前伐管蔡定殷邦乃用兵之大事故彙敘于前此則踐奄遷蒲姑特安置餘孽非大政也故彙敘于後

周公作立政

僞孔假作此篇次周官之後鄭本立政在周官之前見堯典疏引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春秋傳曰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舊序脫在穆王書內今移之于此

成王既伐東夷息愼來賓王畀榮伯作賄息愼之命

周公在鄴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書大傳曰周公復辟三年之後老于鄴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王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于成王公薨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首于畢畢者文王之墓也成王不葬公于周而葬公于畢示天下不敢臣也所以明有功尊有德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成周東郊作君陳

鄭康成曰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也成周在近郊五十里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源案觀此序而周公君奭篇之用心見矣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作冊畢公各居里成周郊作畢命舊脫畢字依江氏校補

書疏引鄭康成曰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此敘相應知彼逸篇非此也惠棟又謂逸書有冏命無畢命然則畢命爲冊霍侯冏命爲訓太僕正各一事而互錯之故書與序不相應與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都不開作粊誓衛包改粊爲費之甚江聲曰此篇當次蒲姑其編次于此未聞指爲費邑謬妄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率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祭公解周書第一篇附穆王佚書一篇

案禮記緇衣篇引葉公之顧命曰汝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所引卽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大夫卿士所引卽此篇也葉公乃祭公之譌緇衣公孫尼子所作子思弟子則此書非出汲冢而夫子當日必見之明矣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之不聽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左傳昭十二年楚子革告靈王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是以獲沒于祗宮是祭公以周室宗英爲穆王所嚴憚雖其後耄荒作甫刑不能守祭公遺命而此篇君臣告語懇摯儼有三代上謨訓之風視蔡仲之命文侯之命不可同年而語今東晉僞古文之當黜而論者尚謂其多彙格言莊論止須別編不許與眞尚書同次第爲無傷世道況此眞佚周書今日得之得不如獲典寶乎謹錄甫刑之後文侯之命之前存古籍焉

王若曰祖祭公（孔注祭公周公之後昭穆於穆王爲祖）次予小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次字未詳疑有譌孔注溥大也言昊天疾威于我故多是大災愆）我聞祖不豫有加予維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天威公其告予懿德（不弔卽不淑也古文弔字篆與叔篆相近故往往假用詩曰不弔昊天言不幸也孔注以至訓後分弔非是）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疾維不瘳朕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昭王之

所最宅天命孔注謀父名言我魂在于天必死猶能明知王所問君天下之事王曰烏乎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孔注下國謂諸侯也天度其心故能起侯服而寘明德于其身也付俾于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付俾猶賦畀也天既文武以明德乃遂付畀于天而敷其文德于下土也我亦以四方受命于天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于文武之蔑申者申告也君奭篇曰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言文王以其精微之德降于國人蓋文王周公至祭公世有有精微之德非事功表暴之比也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夷居之大商之衆龕與堪同將奉也夷居大商之衆者謂平滅商民而居之也我亦惟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言祭公能則其中和之德以輔治周室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宏成康昭考之烈孔注稱謂舉行也昭考謂昭王穆王之父也王曰公毋困我哉俾百寮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桓于黎民般孔注言三公百寮皆在此問疾我公言信如王所詔必令畢力桓桓于民事俾共登般樂也公若不教以同心輔政則是困天子皇天改大殷之命惟文武受之此下敘文武開國文王伐重復非中葉追述祖德之體亦非寢疾對君咨不惟周之開基訪之體謹節去三行俾歸簡要而尊經誼也維后稷之受命是永宅之維我後嗣旁建宗子丕惟周之始并烏乎天子三公監于夏殷殷之既敗丕則無遺後難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既畢丕乃有利宗丕維文王由之孔注天子爲大宗旁建宗子則諸侯也以夏殷爲戒則大無後難之遺守其序而終之既終之則有利于宗皆由文武之德也公曰烏呼天子我丕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已罪疾喪時二王大功汝無以斃御固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以斃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恤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四句與緇衣所引同

義不煩詳釋惟家相句緇衣所無孔注謂陪臣執國政也以上告穆王畢以下告三公 **烏乎三公汝念哉汝無泯泯芬芬厚顏忍醜時維大不弔哉昔我先王我亦惟丕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 孔注先王謂昭王祭公所逮事也辟君也言我事先王遇大難正而不失故能以善沒世言善終也源案先王險難似謂昭王濟漢膠舟之事然當穆王前而及先王之遭變無此對君之體又以自免于難爲幸尤非忠藎之詞或別有所指而必非指膠舟事 **烏乎三公予維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之曰康子之攸保最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常刑** 此書末又教其子也康安也子欲保其可姑息之使安宜勉敦誨使克繼述以守世祀不犯常刑也 **王拜手稽首黨言** 孔注黨讜同王拜受祭公之讜言則三公拜可知也 **芮良夫解** 周書穆王書附第二篇卽逸周書芮良夫解也此篇戒厲王而作芮伯穆王舊臣屢諫厲王大雅桑柔之詩是也詩作于流彘之後此書陳于將流彘之前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若 此書芮伯自作不當稱若此後人仿尚書王若曰妄增之也孔注因下文有謀若之語謂其皆順事之詞故稱若曰勉強之詞不可從 **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茲言允效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 以上舉前爲戒卽湯誓刺厲王之辭故湯誓字形譌號公爲厲王將兵伐淮夷伐熊渠伐殷商之意 **烏乎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罔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 專利謂榮夷公也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謂榮夷公墨子言厲王染于榮夷公虢公長父也周語芮良夫諫用榮夷公虢公長父荀子成相篇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夫之難厲王流于彘故湯誓刺掊克之臣彊禦之臣卽刺二人也荀子孰公乃虢字形譌虢公爲厲王將兵伐淮夷伐熊渠伐西羌所謂內冦于中國覃及鬼方者也榮夷專聚歛蕩誓所謂女盻于中國歛怨以爲德者也 **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 孔注言民不從上命惟從其所行類善也 **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

敵眾后其危哉此憂其必有流汾之禍也惟家畜如之孔注家畜犬馬人養食之則擾服不養則畏人亦如民情也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是不勤德以辟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不堪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艮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言諸侯中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有奸雄能突起問鼎者所患其惟國人而已此又明指其汾氛之禍在旦夕也烏乎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瞶禍翫烖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口口孔注安危利災弗知戒惕又不知悔改尚不知王之惟禍發于人之悠忽於人之攸輕口所定況貪諛之人者乎惟禍伏于人惡惟下民爾執政小子不圖大難偷生不存焉變之攸伏孔注禍伏于人所輕忽惟下民苟安爵以賄成賢知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唯曰哀哉孔注賢者持默以逃害小人佞諂以要利各得其求君子爲之哀者也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吾謂爾不足敬愚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惟爾之禍

案芮良夫之詩夫子既取入大雅矣此篇斷無不見之埋且其忠告憂勤亹亹乎成康周召之遺與無逸君奭相表裏視蔡仲之命文侯之命不可同年而語不此之取而取彼何哉卽秦誓亦一時悔艾之敗而三次報復濟河焚舟顯存王霸之分且時代亦遠在西周之後何爲殿彼不殿此耶此皆不可解者姑附諸穆王之後以雪僞古文之憾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九十一終

仁和邵順穎
靈石梁恩霈 校